

人生

HUMAN LIFE MAGAZINE

第十一卷
第十期



觀音大士像

節中華佛教美術

清江澤辰墨繪



人生雜誌社發行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十月十日出版

大德，敬誦大乘妙法蓮華經，演放瑜伽焰口甘露法食全。七月初六日起，恭請廣義法師宣講，大衆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全部，每日均有信士設齋供衆，於十一日圓滿結束，在法筵間，監院廣餘法師，林炳照、陳瑞瑞、馬覺深、興雪瓊、許純碧等發起布施，老人院及木炭山痲瘋病院，計有廣義法師二十元，陳文炳夫人二十元，林清炎居士十元，無名氏十元，姚潤雲十元，晴暉法師，李寶儒，林清燕，林月雲，林素惠，楊秀能，黃必峯夫人等各五元，以及其他二元，壹元者計有一百五十七元正。

妙香林慈善箱，從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計得一百五十八元正，以上兩筆作爲紅包，每人四角，約八百八十個，不敷之數由廣餘法師填出。廣濟南居士會心布施餅干，每人一包，林炳照居士發心布施豆沙包，每人一粒，廣餘法師發心布施四色菜，每人一罐，陳秀蓮女士發心布施虎油，每人一盒（四色菜及虎油布施於老人院）。

茲訂於農曆八月初二日上午十時，由廣義法師率領諸善信，前往雙溪賴之銀禧養老院，屆時念佛，開示佛法，踐行地藏菩薩之宏願，利樂衆生，農曆初三日往木炭山痲瘋病院，廣義法師，林忠億居士，張才祿居士，許純碧等，主持布施，演講佛法云。

（又訊）臺灣中南部暴雨成災，十三縣市傷亡一千餘人，毀屋二萬餘間，無家可歸災黎，達二十四萬餘人，災情慘重，詳情已誌本報，本埠之檀香山華僑佛教會同人本我慈悲救世之精神，以濟渡苦難衆生爲職志，特於昨星期日（十六號）召開第八次董事會議，議決除想辦法先將該會目下所收集到之舊衣三百包運臺外，並發動籌款賑濟自由祖國水災同胞，仰祈各界善長仁翁及該會會員，人寒即己會友，本人溺即己溺之心，伸伸同寒之手，慨解豪囊，踴躍捐輸，拯斯民於水難，功德無量，查該會主席爲曹添求，副主席彭官利，陳昭明，宣利，錄該會賑濟臺灣水災委員名單如下。

主任委員：知定大律師，理財：歐幹宏，書記：彭杏洲，委員：黃愛邦、林有、李棣湖、梁華水、譚鄭金杏、林李玉偉、楊盛氏、李黃惠英、張添好夫人、歐帝廷夫人、歐賀夫人、曹添求夫人、黃愛邦夫人、黃陳月惠生夫人、林華惠夫人、劉根夫人、鍾文簡夫人云。



夫宏幹歐任主部善慈會教佛儒華山檀與事面總祭前衣舊濟救臺運將於影合(右)人夫廣帝歐及(左)人

合事領總祭與人事主各會教佛儒華山檀爲圖前衣舊之包百三之災救臺運將即於影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十月十日出版
人生雜誌 第十一卷 第十期

發行人：東 主 編：性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電話：五五〇〇號
編輯部：新北投國雅路一巷五號

任主社分外國
菲律賓：瑞
南洋：廣
泰國：謝
美國：知
檀香山：泉

承印者：建華印刷廠

本刊訂閱辦法：

- 一、訂閱全年壹幣參拾元（港幣十二元、菲幣六元）
- 二、省內各地郵局均可代收訂款
- 三、本刊劃撥帳號爲「八二五五號」

本刊零售新臺幣參元



(一) 倡議成立太虛大師學說思想研究會

我們看中外歷史，凡為朝氣蓬勃的階段，必定有其朝氣蓬勃的原動力。所謂「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人才輩出之時，必然是氣象萬千之際；氣象萬千之中，又必有其主要的色彩，那就是主要思想的領導。同時，儒家之能歷久常存，是在於繼起有人，佛教之能歷久常新，並且新新不已，乃因代代有人，而其人皆可以推陳出新。佛法本無新舊，唯因社會形態每在變異更新之中，佛教為要適應於此一每在變異更新之社會形態，也就不能不有所隨緣的推動。

自晚近以來，在一般學者的衡量之下，佛教只有兩位够得上稱為思想家的，一位是歐陽竟無居士，另一位就是我們所要談的太虛大師。實際上，歐陽居士雖有其獨特的思想，但對於教內外的影響力，則遠不如太虛大師的廣而且深，歐陽居士的著作，也遠不及太虛大師的豐富。尤其從他們兩人的思想論點上說，歐陽居士根據其所學唯識一宗，而來批判整個的佛教，因有「唯識抉擇談」的著作。太虛大師，則依據佛本懷，平等一味的教義，而作「佛法總抉擇談」以駁之。所以印順法師在大師年譜中說：「大師為中國佛學之大成者，長於融貫統攝，不拘臺賢禪淨，卓然成家。」以這樣的胸襟治理佛教的義學，不惟不是歐陽居士所能匹敵，亦非英師以來諸多高僧的魄力，所能相望。因此近代的知識界，談及佛學者，均無不知太虛大師的偉大，即或從未親自閱讀太虛大師的著作，也都佩服太虛大師的人格。佛教之能博得近代若干知識份子的重視或正視，太虛大師的思想，實在要佔其中極為重要的因素。比如雖其飽學而像梁任公那樣的人，

大師在廬山講經，他也每次必到，其或由於任公的虛心向學，但也出於大師思想的感召。尤其是太虛大師，智慧過人，除了能够貫通佛教義理的圓融無碍，並又融會了東西方的文化思想，而治於一爐，所以無論對內對外都能遊泳自如，不拘不縛。在義理的統攝方面是如此，在制度的改革方面也是如此，而且身體力行不遺餘力。所以太虛大師有兩句名言：「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故自太虛大師一起，中國的佛教，也就為之一振。太虛大師全書，緣起的第一句說：「佛法為東方文化重鎮，影響我國文化特深」。那末我們也可以說：「太虛大師是我國近代佛教的重鎮，影響我國近代佛教乃至後來的佛教特深。」因為正如大師的年譜中說：「大師之東遊日本，弘法歐美，訪問南洋，以及其弟子之留學日本、暹羅、錫蘭、西藏，實為中國佛教之國際佛教運動主流。」同時，近世以來，諸多高僧大德之中，能够學貫東西，典通內外，而如太虛大師者，也只有大師一人可以當之無愧。所以印順法師在大師年譜中又說：「大師主以佛法應導現代人心，而要自學佛者之權乎辭化、神化、腐化著手。使佛法而可行於世，捨『人生佛教』莫由，惟其平常，乃見偉大」。大師晚年鑒於世局動亂未已，人心腐化日盛，以佛教的本質接通人文主義的精神，發揚其「人生佛教」的思想。不過如年譜所說：「大師自整理僧伽制度，至晚年之菩薩學處，應機改建，雖有不同，而宏揚佛法，首重建僧，其理想之建僧工作，始終未能實現，徒招來無謂之毀譽，而見建僧之難。」大師一生為佛教努力，東西奔走，未有稍閒，而大師的努力，到今天為止，已近強弩之末，一般雖知太虛大師之名，而不知太虛大師的所解所見與所行，徒知太虛大師的崇高偉大，但却不知其何以崇高，何似偉大者原因也

在以此。

回想太虛大師自從民國廿六年三月十七日下午一時一刻，在上海玉佛寺捨報圓寂之後，時到今天，僅相去十二年加七個月，太虛大師的精神，雖然還於自由中國的空氣中，多多少少留著一些印象，起著一些作用，但是我們以為還是不夠理想，至少，我們以為像有太虛大師這麼一整套學說思想，及其革新佛教的方案，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却沒有將它放在研究工作的中心位置。

當然，我們並不以為宏揚佛法，革新佛教，除了研究發揚太虛大師的學說思想，則無有是處；可是我們也該有所量，如果我們的智慧不如大師，我們的見解不如大師，在我們自己的號召之下所產生的力量也不如大師之時，我們便該有所自反，更該有所嚮往。誠然，我們研究大師的學說思想，也不能抹煞各人的自由意志，所以我們固盼望教內的大德以虔誠欣慕的心境，去對大師的學說思想，作分別類而有系統地探索與發揮，我們也歡迎對大師的學說思想，提出相反的意見，比如有人對於太虛大師所立佛學三大系（法界圓覺宗，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識宗）有所干格，有所相左的看法等，只要它能自成一派，顛撲不破，那對佛教來說，看似相反實則相成。如果不啻於自我一見的執著，那便是其研究的心得。為了當前的佛教及至未來的前途，我們謹提出如上的倡議。同時為了提高研究者的興趣，增加參加研究的人數，我們希望太虛大師全書出版委員會，訂定章程，鼓勵研究。不論年齒與僧俗，以獎金徵文的辦法，徵求研究的心得論文，付以各種方式的發表，並酌情贈予大師的全書。這一運動，我們希望大師在臺及海外的弟子們，共同發起，造成事實，那才不負出版大師全書的苦心，更可不負大師一生努力的苦心。

(二) 爲彰化和美鎮善德堂重建呼籲

自從本年八月七日，因豪雨過量而造成本省中南部地區的重大水災之後，全國上下，海內外的同胞，無不同心協力，爲災胞的救濟及災區的重建，伸出同情援助之手，拿出各自應出之力，這就是「人溺己溺」的精神，也可說是我中華民族的固有德性。同時所謂「同舟共濟」「守望相助」及「唇亡齒寒」人類社會的組成。仰於人類的全體大眾，生活於同一社會之中的人與人間，無不呼應相通，依存相連，所以救助他人，實也等於間接地救助自己。正如我們佛教所說的「互爲因緣」又說「衆生是諸佛菩薩的福田」，因此，雖然人人皆有其不忍人的惻隱之心，但對救濟災難的意義，惟有我們佛教的信徒，體認得最爲徹底。

但是，水災發生之後，我們大家都在爲着善後的救濟，出錢出力以及出力，甚至爲文呼籲。然而，水災的損失太大，各方的救助，却不能作爲及時而且全數的彌補。尤其是被災的佛教道場，更加是被災慘重而又並不知名的佛教道場。據我們所知，彰化和美鎮的善德堂，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知道，彰化一地，是這次水災之中受災最爲重大的縣市之一，這裡所說的善德堂，恰巧就在彰化境內，而且是個從不知名的佛教道場，事實上，善德堂這個道場，雖然相當於佛教的寺廟，却又相當於一所普通社會的養老院，裡面一共住了三十多位老婆婆，她們的年齡，平均都在六十歲以上，乃是一批孤苦無依，年老無靠的老人家，聚居在那裡，一面修行念佛，一面則以自耕自給爲生。所以

她們不向外界連絡，也不向外界化緣，故在水災之前，幾乎近似世外的桃源。奈何自從水災之後，善德堂的房子沖壞了，三十多位老年人賴以爲生的土地，也被挾沙土石子以具下的洪水沖毀了。她們平時不爲外界所知，水災以後外界自也無法獲知她們正在急待援助的消息；她們平時不向外界連絡，水災以後自也無法向外界呼籲告援，尤其她們都是一些老人，也不能遠道跋涉，外出告援。所以水災以來，那些老年人，面對着殘垣瓦礫的住所，及其滿目瘡痍的田園，已在終日哭泣，坐以待斃的情形之中。臺中市慎齋堂的堂主，張月珠居士，水災之後，曾親自率員，前往踏看善德堂的災情，看了那副淒慘的情景，非常同情，所以張堂主等已經首先響應了我們的呼籲。同時，我們要在這裡提出兩句口號。佛教的教友，首先要協助教友，重建災後的道場。

救災不分界限，但要權衡輕重。

前面說過，善德堂是一座佛教的寺廟，但也是社會的一所養老院，爲了重建佛教的寺廟，我們固應協力以赴，爲了搶救三十多位老年人的生機，我們更該優先以助。不惟教友應該予以救助，即使一般的慈善家，也該努力相扶。特別是重建善德堂的經濟數字據我們所知，若能湊足新臺幣十來萬元，問題即可解決，所以我們要向教內外的善信大德呼籲救助，我們也願代爲收轉，捐助者請利用本刊劃撥儲金賬號（八二五五）註明「救助重建善德堂」字樣即可，我們收轉該項款子之後，即在本刊公佈，以昭徵信。

第十一卷·第十期

目錄

國內	編餘	火燒	剃頭	旅日	致會	答復	清秋	佛的	智的	戒律	佛經	藏經	譯經	傳奇	路奇	命證	問證	印生	爲彰	學說	社論	封面
外佛	閑話	白無	剃到	×難	會宗	會基	的督	的智	的追	律思	教與	經目	影錄	與佛	與佛	會工	工主	人生	化婆	說思	論提	面觀
教新	常	無常	天去	先生	教十	敦臺	與靈	求史	想史	社會	及印	藏紀	經翻	經翻	經翻	夫工	事體	主體	和美	想研	議成	音大
聞	火	火	火	書	問	北敦	感	感	感	系	略	略	翻	翻	翻	夫	夫	夫	善學	究會	立太	士像
			</																			

稿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凡佛學論著，小說、散文、詩歌、隨筆、譯著等，皆所歡迎。
 - 三、凡來稿，恕不刊載，以及自我宣傳等文，概不刊載。
 - 四、來稿請用稿紙，稿寫清楚，並加標點，除特約稿外，請勿超過五千字。
 - 五、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先聲明。
- 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地址，發表時，用筆名聽便。

印度婆羅門哲學

(續上期) · 閔 扉 ·



第一、無有歌

Nasadastyā

sukta

那最初哇！

沒有無 asat 也沒有

有 vsat..

沒有空，也沒有空上

之天。

是什麼東西，從什麼時候，

遮蔽了它，擁護了它？

這水 Ambha 呀，多麼無底之深！

×

那時噫：

沒有死 mṛta，沒有不死 amṛta，也沒有晝夜；

只有唯一的它 Tad ekam 呀！

無聲無臭 avatam..

此外什麼都沒有！

×

唯是無邊黑暗 tamas。

這一切 idam sarvam 呀！

由黑暗遮蔽了光明的波動，

與虛空所包容的原子 abhu 勢力 tapas 而出生了。

×

它展開了 Tad adhi samavartata，

最初為愛 Kama..

——鹹 manas (末那) 的原始種子 retas，

無與有的連續。

聖人們 Kavyah 依其達識 hrd，

求於自心所發現。

×

它們的繩尺 rasmi 嗎。

×

平橫量遍：

×

上面是什麼呀，下面是什麼呀？

×

有含着種子的東西 Ratodhan，有持着力量的東西

Mahimant..

自性 Svadha 在下，力用 Prayati 在上。

×

實在呀！

×

哪一個能知道——在這兒來說明？

×

它是什麼時候，從造化 Visesti 出生 ajata 而來？

×

諸神吧，也屬於這世界創造的近代！

×

這宇宙之造化，

×

是不是本主所造作 dadhe-

×

天上的監視者知道吧？

×

或許也不知道！

第二、生主歌

Prajapatya

sukta

金胎 Hiraṇyagarbha (生主) 於太初出現 ama-

vartata..

它安立天地，為唯一萬有主 Bhūtasvapatir ekah

×

——我們應該奉祀之神 Kasmai (生主) devaya

havisav idhema。

×

賜予靈 atmānda 與力的神哪：

×

它的命令，萬神所遵。它的影子，不死而死。

——我們應該奉祀之神。

×

由於威神力：

×

瞬息為生界之主，

×

統轄一切兩足四足諸物類。

×

——我們應該奉祀之神。

×

由於威神力，它生活於雪山 Himavat。

×

海呀，天河 Rasa 呀，都為它所有。

×

天極 Prādis 哪，是它的雙臂。

×

——我們應該奉祀之神。

×

啊！天和地都是由它所安住；

×

蒼天 Svāt 與窮隆 Nakṣa，都是由它所支持；

×

它測量過空界的大氣 rajases。

×

——我們應該奉祀之神。

×

由惠澤所成立的兩軍，

×

心中皆戰戰兢兢地渴仰着它。

×

太陽啊，在它頭上，

×

恒久地放照着光輝。

×

——我們應該奉祀之神。

×

大水支持着胎子 garbha，

×

生出光明 agni，恒行字內。

×

諸神的生命啊，

×

實在是而由它生。

×

——我們應該奉祀之神。

×

由於威神力，大水支持了力 dakṣa (胎) ..

×

生起祭祀 yajna (光)，遺惠於世。

×

它位於諸神之上，為唯一神 Devasu adhi deva

ekah..

×

我們應所奉祀。

×

× × × × ×
產地的神，
產天的寶相神 Satya dharma..
願我不被害，
產生明與大水的神，
我們應所奉祀。

× × × × ×
生主哇：
唯你一人，持有一切生物 Jatani。
我等奉祀你，對所有要求 yat-kamah..
願皆滿足，為富主 Ratayo rayinam。

第三、造一切歌 Visvakarm- an sukta १/1

它是祭祀時的司祭 Hota 聖者 Rsih，
我等之父 pita nah..
潛在於萬有 Visva bhuvanani。
由於祈禱求富時，
遮蔽 Prathamachad 了太初而入於後相。

× × × × ×
在它的本地 adhisthanam 呀，什麼都有。
它所依止 arambhanam 的呀，什麼都成。
造一切者觀一切者 Visvaksah 的它呀，由己力
開天闢地。
那在什麼時候，怎麼辦了呢？

× × × × ×
四面有眼、有面、有臂、有足的唯一神 Devaekah
哪：
它以隻腕造天地，
而以羽翼煥煉 Samdhamati 它。

× × × × ×
達識者們用心 manas 尋求吧：
它所構成天地的木材 vrksah 樹木 vanam 是什
麼呀？
又是什麼時候撐撐萬物而生息的呢？

× × × × ×
造一切者呀：
把你那最高、最低及中間的住所 dhamani，
告訴你的友人吧！
富於供物的你呀，
請自己享用保養尊體吧！

× × × × ×
造一切者呀：
你由祭祀保養自己——天地吧！
別人哪，都昏迷呀！
在這兒的博施主 Maghava，是我等之祭主！

× × × × ×
現在是評論的時代：
造一切者呀，
你是言語之主 Vacaspati，祈予惠助！
為了救濟，行善事 Sadhukarma，你快如心念
manojayam。

愛一切者呀 Visvasambhuh，
願你光臨，享受我等之供物！

第四、造一切歌 Visvakarm- an sukta 2/1

眼識父哇，你意志堅強 manasa dhritah..
使蘇下沉，生此兩界：
最初開闢天地 aprathetam 劃定境域。

× × × × ×
造一切者呀，它精明力壯：
是造作者 Dhata 安排者 Vidhata 最高的示現者
Parana sandrk-..

× × × × ×
人們說它是七聖星的嬌嬌者、聰明賢達：
依祭祀而滿悅人們的願望。
它是我等之父 Pita nah 能生者 Janita 安排者，
洞悉萬有及其住所 dhamani。
它是諸神唯一的命名者，

× × × × ×
其它生類都不作主宰而歸趣於它。

× × × × ×
往時的聖者如祈禱者 jaritarah，
對它奉祀甚多的供養。
它們哪，決定黑暗 asurte 與光明 surte 間的空間
而形成 samakrovan 萬有lmami bhutani。

× × × × ×
比天地、諸神、諸魔還早就存在的是什麼呀？
水 apah 是怎麼地懷其初胎 prathamam garbham
而出現萬神 Visvedevah 的呢？

× × × × ×
水呀，它懷初胎，萬神都群住其中。
胎呀，它獨自依存於無生躋上，為萬有所生息。

× × × × ×
你們不知道造世主，以為與它之間，好像出現了別
的東西（諸神）。
由於暗務 niharena 蓋覆，低調發聲而歌讚的諷吟
者 Uktasah，
為了解決麵包問題，各處奔走 asutpah-..

第五、祈禱主歌 Brahmanas- pati sukta

× × × × ×
我們為了後人，於讚歌諷吟間可以見到神之讚美：
現在，示明諸神之起源 Jana..

× × × × ×
祈禱主哇：
它於諸神未出現之前，
如冶工似的煥煉一切，由無生有，

× × × × ×
神的初期，有是自無而生。
順次由神母 Uttanapad 發生空間。
神母生地 Bhuh，地生空間。
勢力 Daksa 與阿提緻（無限），相互而生。

阿提緻生於實，勢力是它的女兒。
從此生諸神——神聖不死的神族。

神哪，你們在那波 *salila* 上，互相攜手而立時，
有很多塵土從周圍揚起，似乎在舞蹈人的身邊！

神哪，你們應於氣力，使萬有滿足；
有時竟把隱在海裡的太陽顯現出來！

阿提緻有八子，皆從它自己身體中所出生，
它把前七子親近於神，第八子為 *Martanda* (太陽)
放逐了。

阿提緻把前七子導入於時空以外的古代，
把第八子放逐於生而再死之界。

第六、原人歌 *Purusa sukta*

原人哪，它千頭、千眼並千足；
從一切方面包圍地界，周圍僅餘十指。

它是既生未生的全體，
不死性之主 *Amritasya-isaana*，
衣食而保養。

一般的偉大是如此，它比如此更偉大！
萬有是它的四分之一 *pada*，天上不死界是它的四
分之三 *tripad*。

它把四分之三上昇，四分之一留存於下界；
自己則普遍恒行於養不養 *sasanaasane* (上、
死不死) 兩界之間。

它與遍照神互生，
超然於地界及前後諸方向。

萬神以原人為犧牲行祭之時：
春 *vasanta* 哪，做了酥油；夏 *grishma* 呀，作為
薪；秋 *sarad* 哇，當了供物 *havis*。

於茅草 *kusa* 上濯浴，作為犧牲的初生 *jatam*
aratah 之原人，
諸神，諸聖與智者，都尊奉於它！

被普遍焚燒的犧牲和酥油，流出了混合液 *sambh-*
ltam，
空中、森林、村落的生類，皆是此液而生。

由普遍焚燒的犧牲，
產生了讚歌 *rcak* 詠歌 *saman* 咒語 *chandamsi*
和祭詞 *yajus*。

馬、牛、羊、野羊，一切有上下兩排齒的獸類，都
是由此而生。

當原人破壞時，有幾種變現呢？
它的口、它的雙臂、它的腿、它的兩腳？

它的口出生了婆羅門，
雙臂生王族，
腿生昆舍，
兩腳生首陀羅！

月是由它的心臟而生，
蘇利耶(日)是從它的眼睛所出。
因陀羅和阿姑尼呢？是口；
風呢？是生息！

它的臍生空界，頭化天界，足成地界，耳為方位，
——這樣地建造世界。

準備了七根結界的柱，三十七枝薪；
神要行祭，作為犧牲的獸，把原人縛於柱。

神是由祭奉祀，
是太初的第一次祭禮。
其威力之大，在於上蒼聖明之神！

以上第一無有歌，為梨俱章本集第十卷第
二十九詩篇，共七頌。第二生主歌，為梨俱章本
集第十卷第百二十一詩篇，共十頌。亦名金胎歌，
亦名迦斯梅 *Kasmi* 歌。阿闍婆章本集第七卷第
二詩篇中，採錄此第一頌至第七頌。黑夜柔章本
透利耶本集第四卷第一、第八、第三詩篇等中，採
錄此第一頌至第八頌。就思想看來，第十頌與前九
頌，似乎非同一作。第三造一切歌之一，為梨俱
章本集第十卷第八十一詩篇，與白夜柔章本集
第一卷第七詩篇第十七頌至第二十三頌，共七頌。
第四造一切歌之二，為梨俱章本集第十卷第八
十二詩篇，白夜柔章本集第十七章第百二
十五至第百三十一頌，共七頌。第五祈禱主歌，為
梨俱章本集第十卷第七十二詩篇，共九頌。第六
原人歌，為梨俱章本集第十卷第九十詩篇共十六頌。
此在阿闍婆章本集第十九卷第六詩篇，白夜柔章
本集第三卷第三十一章，及黑夜柔章本集透利耶
森林書第三卷第十二篇等中，都有轉錄。此總共雖
不過六篇，但當時哲學思想，已被發揮無遺。同時
影響後世印度哲學，亦至深且鉅。大要言來，可有
兩點：第一是揭棄了從來的自然神，在從來的自然
神上，成立了最上唯一的原理，作為抽象的命名。
如生主、造一切、原人等，皆向來未被視為獨立之
神名。第二是一反其以前由各神部分創造宇宙之說，
將抽象神(原理)作為一切有情非情之本體，成
為統一的宇宙觀。就宗教而言，是自多神教或交換
神教，進而變為一神教(一元)或萬有神教。總而
言之，即是在宗教中，出現了一個哲學新面目。

近代學者，在此中替它整理出有關於哲學的三個結論：第一是宇宙太原為唯一。第二是萬有，由太原唯一所發展。第三是太原唯一發展萬有之後，自體仍隨緣不變。僅此三點，差不多已攝盡後世印度哲學，不遺點滴。

蓋此第一結論，是由彼等神觀與現實世界觀而來。神觀方面，已經說出，他們對從來具體諸神的實力思想，已發生動搖，因而產生了代之以新的抽象神思想。如梨俱吠陀本集第二卷第十二詩篇第五頌，對後世獲得重要位置的因陀羅懷疑說：「對於可畏的因陀羅，人們都懷疑着問：它在哪儿？什麼人見過它？歌讚它有什麼用？」第七卷第二百零三詩篇，嘲笑歌讚神的僧侶說：「雨蛙得到了雨而喧噪，僧侶得到了齋供而饒舌（按印度習慣是先受齋供後作法要）。」以上這一切歌之「中最後第七頌，也是這同一嘲笑的口吻。由於此種懷疑與嘲笑，乃從具體的神觀中，蛻變為抽象的神觀。在抽象的神觀中，諸神可以共通彼此與會併。如婆樓那密多羅 Varunamitra、因陀羅婆樓那 Indravara，因陀羅阿姑尼 Indraguni 等，即是在這情況之下所出現。又如神話解釋說：阿姑尼生下來為婆樓那，及一起燃燒作用，遂成為密多羅，萬神集於其身，信者名之為因陀羅。梨俱吠陀本集第三卷第五十五詩篇，共二十二頌。每頌之結尾，都說神性是同一，諸神威力是大而一 Mahad devanam asurativa n ekam。特別此本集第一卷第六十四詩篇第四十六頌說：「有美麗的島，叫因陀羅、婆樓那、密多羅、阿姑尼。詩人叫唯一有，也有種種名 Eka sad viprabahudha vadant。」得意生博士，對此句非常欣賞。以為此正是江東卡 (Chandogya) 奧義書中「汝即彼 Tat tvam asi」句之前身。又此本集第一卷第八十九詩篇，對萬神 Visved eva 讚歌中之第十頌說：「阿提緬 Additi (無限、空的抽象神格化) 是天、是空、是父、是母、是子

、是萬神、是人、是已生未生等萬物。」

現實世界觀方面，他們也有兩種很幼稚的說法。一種是工巧考察的創造觀：謂因陀羅測量六方與天高地厚；毘濕奴測定地界，固定天的住所。婆樓那以蘇利耶 (太陽) 為尺，自東至西，測量天界，予天地以柱。又地界由鼓舞或衝動神薩秘利 Savitr 經維 yantu，由毘濕奴打椿 mayukha。所用材料，都係因住屋所想的木材。但此等皆小神小格，部分的創造。以後隨着神觀的推移，也就產生出統一的創造主來。梨俱吠陀本集末期，說及胎中精子增長，形成人畜。夜柔韋陀本集，更漸漸完成全宇宙之說。一種是生殖考察的開闢觀，即以神為親，從自身中生活有情。梨俱吠陀本集中說：天父 Dya aapthivi 地母 Prthivimat，生阿姑尼、蘇利耶、阿提緬神眷、風伯 Maruts、雨師 Parjanya、耦生 Asvin 等男神及曉輝女神烏舍 Usas，稱天地為諸神之親 Devaputra、父 Pitara、母 Matara 或能生者 Janitri。大概總此兩種考察，後來歸諸神的起原於阿提緬 (無限、空)、地和水。此水為原水說之先聲，蓋自想像有生殖作用的精液而來。同時這樣地逐漸歸總，乃產生了唯一大原理思想，也即是創造讚歌所以被製作之原因。例如無有歌第二頌說：「唯一的它 Tad ekam」。生主歌第一頌說：「萬有唯一主 Bhutasapatri ekam」。造一切歌之一第三頌說：「唯一神 Deva ekam」。原人歌全篇大意說全宇宙為「原人 Purusa」。此等名稱雖異，亦正如上所說梨俱吠陀本集所說：「詩人叫唯一有，也有種種名」之名的同一意義。之後奧義書中「唯一不二 Ekam eva advitiya n」，與大乘佛教中「唯一乘法，無二亦無三」的主要思想，即是遠遠由此發出之電信。

第二結論，是由現實世界觀中的工巧考察與生殖考察而來。不過創造讚歌中，偏重於生殖考察的開闢觀。無有歌第四頌說：「它展開了，最初為愛識的原始種子，無與有的連鎖。」生主歌第一頌等說：「金胎於太初出現」，「大水支持着胎子，生出光明」，「諸神的生命，實在是由它而生」。原人歌第二頌說：「它是既生未生的全體」。只造一切歌之一第三頌說：「它以雙腕造天地，而以羽翼煥煉了它」；和祈禱主歌第二頌說：「它於諸神未出現之前，如冶工似的煥煉一切，由無生有」；似乎偏重了工巧考察的創造觀。但同時都沒例外，皆一起採用了發展說。即由唯一太原，發展為現象界。此說最初所影響的是奧義書，以後漸次及於章檀多派，數論派與佛教唯識系統的緣起等說。

第三結論，則由偏重於工巧考察的創造觀而來。如無有歌第五頌說：「它們的繩尺囉。平橫量遍：上面是什麼呀，下面是什麼呀？有含着種子的東西，有持着力量的東西；自性在下，力用在上。」祈禱主歌第九頌說：「阿提緬把前七子導入於時空以外的古代，把第八子放逐於生而再死之界。」原人歌第三頌與第四頌說：「萬有是它的四分之一，天上不死界是它的四分之三」。「它把四分之三上昇，四分之一留存於下界」。此等皆為說明有神居最高位，作出本身以外之現象界，而本身仍然存在。亦即由本體界顯現出現象界，而本體界依然如未動。其餘生主歌與造一切歌，雖無明文，但全篇旨趣，都無少異。

此等說法，與達爾文的進化論相反，和新伯拉圖派的分泌說 Emanationstheorie 類似。即以唯一實在的宇宙太原，一方面為質料因，一方面為動力因，由不生不滅的本體界，通到既生又滅的現象界。後世奧義書中：萬有發展於實在之梵，而梵依然不動，保持其支配地位；與大乘佛教以萬有為真如緣起，而真如隨緣不變等說，都的確由此思想所演出。現在從創造讚歌中，整理出一系統與佛教及數論說，列表於此：(下轉廿六頁)

人生主體三工夫——學問工夫，事業工夫，生命證會工夫

——人生哲學書信之十二

·張廷榮·

敬愛的讀者，我在上一期寫了人生客觀三體現，我為甚麼又要談人生主體三工夫呢，因為體現是本之工夫啊，甚麼樣的工夫，甚麼樣的體現，是非常自然的，同時現於外，是外在的事，真用工夫於我們自身，才是我們自己的事，才是我們自己的受用，因此我就獎師的成就，來論人生的工夫，來成就我們自己。

一、為甚麼要強調工夫

強調工夫，才不可只把獎師之西遊，看作獎師之驚險，只是他自己的奇異神，而我們只是玩其奇，為甚麼，因為我們不深查獎師所用的工夫故。

強調工夫，才相信獎師的殊勝，不只是獎師一人的獨具，誰用過獎師的工夫，誰有獎師的殊勝，一點也不是倖得，但真用了工夫，也不是徒勞。

強調工夫，我們才真正認識工夫，而對用功的任何古德，均能對他們的功行，表示一敬意，生出一虔誠，不滑口讀過，不只看戲一樣的賞奇看險。

我們強調了工夫以後，我們自己才有事作，我們就更能多作為己之學，為己之學多，則與人較量之見少，才感自我之終有所不足。

強調甚麼工夫呢？我們從獎師一生看，可說有三種主要的工夫，即是：

學問工夫，

事業工夫，

生命證會工夫。

現在我就想分別來加以說明，以崇敬獎師，更是啓導我們自己。

二、獎師的學問工夫

獎師到了西域，最主要的當然是澈瞭所學，他

最主要從學的，是戒賢論師，（此在以後講）但戒賢論師的學問之長，是瑜伽唯識，他從戒賢論師已，又從勝軍論師學，勝軍論師是怎樣的一個人呢，我們看他的所學就知道了，現錄觀勝軍論師的學問如下：

（一）於賢受論師所學因明。

（二）從安慧菩薩學聲明大小乘論。

（三）從戒賢論師學瑜伽論。

（四）愛及外籍群言四吠陀典天文地理醫方術數，無不究實根源，窮究枝葉。

（五）綜觀他的「學」該內外，德為時尊。

（六）他再三辭去封邑云：「勝軍聞受人之祿，憂人之事，今方救生死繁難之急，豈有暇而知王務哉，言罷揖而出，王不能留，自是每依杖林山，養徒教授，恒講佛經，道俗歸宗，常逾數百。」

獎師對於這樣的一位學通內外，也從而學焉，並且「法師就之，首末二年。」獎師的很多學問，亦得自勝軍論師，傳云：

「勝軍曰，三界無安，或當如是，既有斯告，任仁者自圖焉，是知大士所行，皆為菩薩護念，將往印度，告戒賢法師而駐，待淹留未返，示無常以勸歸，若所為不契聖心，誰能感此。」（玄奘傳卷四）

這說明獎師在印度，是博學而精進的，是不拘一師一論的，甚至不拘於內外之學的。正因博學，故得以大成，博學而大成，所以在印度諸地，造成學術之最高潮時期，獎師最主要之表現，有兩論之作，和一會之熱烈。

造會宗論三千頌。當戒賢論師要法師為眾講攝大衆論，唯識決擇論時，有大德師子光，先為眾講中百論，述其旨，破瑜伽義，獎師以為乖違，應有所糾正，傳云：

「法師妙閑中百，又善瑜伽，以為聖人立教，各隨一意，不相違妨，惑者不能會通，謂為乖友，此乃失在傳人，豈關於法也，憫其局狹，數往徵詰，復不能酬，由是學徒漸散，而宗附法師，法師又以中百論旨，唯破通計所執，不言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師子光不能善悟，見論稱一切無所得，謂瑜伽所立圓成實等，亦皆須遣，所以每形於言，法師為和會二宗言，不相違背，乃著會宗論三千頌，論成呈戒賢及大衆，無不稱善，並共宣行，師子光漸報，遂出往菩提寺，別命東印度一同學名施陀羅僧訶，來相論難，冀解前恥，其人既至，憚威而默，不敢致言，法師聲譽益甚。」（玄奘傳第四卷）

這一段對我們做學問的用工夫，是極為重要的，第一，獎師以聖人之言，各隨一意而說，只有迷惑淺狹的人不能會通，第二，聖人之法，是無得的，問題是在傳人的自碍。第三，法師以中百論只破通計所執，沒有說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以致為淺狹

者拘守而不知會通，所以他爲會和二宗，乃著會宗論三千頌，先哲論典，因時節因緣之轉化，爲配合時節因緣計，應有新論義之作，新論義之作，即創作也，即會宗論之所以由作也。第四，法師著會宗論成，呈戒賢論師及大眾學人，一致讚美認可，這是他學問的工夫。

著頗惡見論一千六百頌。爲了破斥小乘的拘淺，戒日王又修書請戒賢論師派四位名學者，作一次辯論，戒賢師得書，乃集衆商量，推派海慧、智光、師子光及法師四人以應戒日王之命，得此命後，其他三師均憂恐，獎師說，不要怕，傳中寫這一段很詳明：

「法師謂曰，小乘諸部三藏，玄奘在本國及入迦濕彌羅以來，遍皆學訖，具悉其宗，若欲將其教旨，能破大乘義，終無此理，獎雖學淺智微，當之必了願，諸德不煩擾也，若其有負，自是支那國僧，無關此事，諸人咸喜。」獎師這種敢於承當，自是出於他的學問工夫，爲什麼，因爲獎師精通小乘，尤其可以看工夫的，是他的獨立擔當精神，若有失敗，由中國僧人——獎師自己一人承擔，此是何等氣概，學問是學得知識智慧，亦學得此等處爲行道之一雙鐵肩也。

他們正起行時，復有順世外道，書四十條義，張於寺門，經數天，沒人出應，獎師遣房內淨人出去取掉其張貼之義毀破，以足踐踏，並喚與對論，戒賢法師並命諸德爲證，獎師對於當時外道六種，作猛烈之批判：

「鋪多之輩（外道之一種）以灰塗體，用爲修道，遍身艾白，猶癩癩之貓狸。」
「離繫之徒，（外道之一種）則露質標奇，披髮爲髻，皮裂足皸，狀臨河之朽樹。」
「懷憂之輩，（外道之一種）以骸骨爲髮，裝頭掛頸，陷枯磽嶇，若塚側之藥叉。」

「微伽之流，（外道之一種）披服糞衣，飲噉便穢，腥臊臭惡，譬濁中之狂豕。爾等以此爲道，豈不愚哉。」

「數論外道，立二十五諦義，從自性生大，從大生我執，次生五唯量，次生五火，次生十一根，此二十四，並供奉於我所受用，除離此已，則我得清淨。」

「勝論師立六句義，謂實德業有同異性和合性，此六是我所受，具未解說……」

獎師經過猛烈之批判，並節申大乘義而破之，乃著破惡見論一千六百頌，呈戒賢論師及宣示徒衆，沒有不嗟歎的，以上是獎師在異國，獨自一人，獨自用工夫做學問，獨自用工夫創作，而以堂堂正正之中國學人，遠在異國之熱烈情況也。

曲女城之大會，獎師除兩新論之作以外，還有一次更壯闊之論義大會，即曲女城之大會，曲女城之會，是戒日王特爲獎師召開的，獎師因對戒日王開示之法益，至感歡喜，欲令大法普行，他邀約了十八國國王，邀約了五印度婆羅門外道，當時參加這一盛會的，來參加的，並兼有侍從、或馬、或象、或輜、或輦，各自圍繞，峨峨岌岌，若雲興霧湧，充塞數十里間，雖六齊之舉袂成帷。三吳之揮汗如雨，未足方其盛也。」足見這一會，在當時的偉大盛況，獎師升法座後，以論主身份，稱揚大乘，並序作論意，這種意義，一方面仍要那爛陀寺沙門明賢法師讀示大眾，一方面抄寫一本懸於大會場門外，並表示如有一字無理能難破的，就斷首相謝，這樣，從早到晚，無一人能破一字者，戒日王及諸與會的人，歡喜至極，結果一直懸了十八日，無一字有人破者。此一盛會之成功，獎師之名，益爲之震動五印度。以上都是獎師的學問工夫，未赴西域用工夫於

學，赴西域用工夫於學，轉小乘用工夫於學，破外道用工夫於學，一切時，一切地，一切精神，都在學問上用工夫，純粹於學問工夫，博大於學問工夫，此獎師之所以爲獎師也。我們今天，處此危難之時代，守此學問，用此學問工夫，總是我所能做的吧！甚多憂憤之士，明知是要以學問救國興教，但學問要有心得，此心得要有絕大之光焰，此心得要有絕大之力量，則是學問工夫，功夫用到處，便是成功處，獎師如此證得，我們又何待他求呢。凡讀我此信的諸長者，我相信你們會有同感的，社會風氣不好，世俗虛詐已甚，他人趨新務巧，我們老實用工夫吧！我們老實在學問上用工夫吧！

三、獎師的事業工夫

我們上面談了獎師的學問工夫，現在再談獎師的事業工夫，其實學問和事業是相通的，這裡特別提出事業的，可以三事來說明，即取經譯經和創唯識新宗三事，這三件事，又只是一件事，他自己親向太宗表示道：

「願得畢身行道，以報國恩。」（玄奘傳六卷）
那麼，他的事業，總而言之，是行道報國一件事，分而言之，是取經，譯經，創宗三件事，傳云：

「玄奘以佛興西域，遺教東傳，然則勝典雖來，而國宗尚闕，尚思訪學，無顧身命……」（傳卷五）

這說明他矢志往西域取經的大事業，他取回了經以後，因經是梵文，國人不能讀，乃從事於譯經之工作，傳云：

「嵩岳之南少室山北有少林寺，遠離墮落，泉石清閑，是後魏孝文帝所造，即菩提留友三藏翻譯經處，玄奘往爲國就彼翻譯……帝

日，不須在山，師西方去後，朕奉爲穆太后於西京造弘福寺，甚爲虛靜，法師可就翻譯……」

「賜使翻譯，比與義學諸僧等，專精夙夜，不惰寸陰，……」（傳卷六）

「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經大德及玉華寺衆，懇懇啓請翻大寶積經，法師見衆情專至，俯仰翻數行訖，便攝梵本停住，告衆曰：此經部軸，與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氣力，不復辦此，死期已至，……」（卷十）

樊師取經的事業，必抵於成，樊師翻經的事業，也是與身命俱，與身命俱，死亦不已，此是翻經的大事業，不成功亦終是成功也。

再說樊師創唯識宗的事業，在唯識參樣的工作，本來是窺基大師請求玄奘法師的，樊師經基師的請求，「久而遂許，故得此論行焉。」這就是最有名的成唯識論，據成唯識論掌中樞要卷上紀此論之實況云：

「大師理遣三賢，獨授庸拙，此論也，括衆經之秘，苞群聖之旨，何滯不融，無幽不燭，仰之不極，俯之不測，遠之無智，近之有識，其有隱括五明，披揚八藏，……沃之以煥景，信巨夜之銀輝，昏且之金鏡矣，……雖復本出五天，然彼無茲譯，直爾十師之別作。鳩集猶難，況更此幽文，誠爲未有。……」

以上是成唯識論之譯，譯即近乎創作也，樊師楷定此論，基師宏揚此論，（基師有唯識述記之巨著）此論之殊勝，筆者在海潮音本年六、七、八、九月份，先後有唯識論義之作，可以參考。自唯識論成，而唯識宗由此創立，唯識宗，不但更光徹系統佛家精神，亦更系統鞏固佛家哲學，並從而光輝影響我中國的學術文化及哲學，其功之偉，可以見矣，樊師所以有「成唯識論」之譯作，蓋亦有

所自來，一因時代之需要，二因樊師對此學有特會獨契，三因樊師譯群經之餘，蓋思尤須有契機之學以接運此一人間世。樊師此宗論之立，此三因素缺一即不能成立。

總之，樊師的事業工夫，不論就取經譯經或創宗說，皆是從未有之獨運，皆是從未有用過如此之工夫者，此只要稍知樊師者，即知此事業之工夫爲如何。

學問工夫事業工夫，茲摘要敘述如上。

四、樊師的生命證會工夫

學問工夫，事業工夫，雖做的是學問工夫，雖做的是事業工夫，但其影響，則不止於學問事業的功績，而是進到生命的感受，生命的證會，生命的安頓。現在我也想用兩件樊師親身的經歷，來作具體的說明，生命的證會，是學問事業的工夫不已不息，而所得的感應，這是宗教，德行上獨有的殊勝，不是科學所能爲力的。人的德行工夫，哲學工夫，通攝到宗教，正是人類精神價值之所以崇高處。第一種我要說的是精誠之極，必有感應，這最顯明的，是戒賢論師的預知，這個故事，我們必須要知道，才可以幫助我們作虔誠禮敬的工夫，否則，那只是求知知識，而不是智慧的宗教之學。

當樊師到了西域那爛陀寺，去見最有盛德的戒賢法藏，戒賢問：「你從那裡來。」

樊師答：「我從中國來，想依師學瑜伽之學。」

戒賢聽了，一面啼泣，一面喚他侄兒也是弟子的說：「你爲我說三年前病苦因緣給這一中國法師聽。」

覺賢（戒賢侄又弟子）啼泣擦着眼淚說：「法師從前患風濕病，當病發時，手足拘急，痛得像火燒刀刺不能忍耐，時發時好，二十多年了，到了三年前，苦痛更厲害，法師厭惡這一苦痛之

身，想絕食而死，正在這時有一晚夢見三天人，告訴戒賢法師說：『你想丟棄此身麼？經上說身有苦，不說厭離於身，你在過去做過國王，沒有好好待衆生，所以招此報，現在只有至誠懺悔，於苦安忍，勤宜經論，自當消滅，假使你只是厭棄此身，苦還是不會止的』，此三天人，這就是戒賢常願往依的觀自在菩薩，慈氏菩薩，並示『你空空的想捨身，是沒有益的，所以特來勸示，要顯揚正法，瑜伽論等，這樣你身體就會漸安隱，還有中國一有名的學僧，要來從你學，你還要等待着教他哩！』戒賢師聽了，以後即忍耐下來，更爲精進，不久，病果然漸漸地好了。」

樊師聽了，悲喜不能自勝，更禮謝說：「玄奘當盡力聽習，好好受教。」

戒賢又問樊師說：「你在路上有幾年？」

樊師答：「三年。」（即和戒賢師的夢，完全符同）

以上即是樊師精誠之極的學行的感應，至誠要從學於良師，良師欲死而終得人天護佑以不死，以成教，並在三年之前，萬年之外，爲之感應。此即是生命證會工夫，此即是德行實踐與宗教感應之道力與神契。此是我們修習宗教學所不可忽的。

以上說的是感應，現在說的是因果，這個因果，完全是就生命的最後安頓說，當樊師示疾時，他看見白蓮，華大如槃，鮮淨可愛，旋又夢見一個偉大的場面，遍及法師所住的寺院，還有好的音樂，好的鮮菓，都供養到樊師面前來，樊師說：這些好的東西，證神通的才能吧，我玄奘來到此位，怎麼敢接受呢，雖然推辭，但仍然進食不止，這些勝境，乃向寺主慧德一一說明，樊師又云：

「玄奘一生以來，所修福慧，楊准斯相貌，欲似功

不唐捐，信如佛教因果，並不虛也，遂命嘉尚法師具錄所翻經論，合七十四部，總一千三百六十八卷。……」（玄奘傳卷十）

我們中國人常說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這不朽，也是由於一種工夫之不息與工夫之特深所至，但這立德，立功，立言，多是凸出在德



路

「路」和人生是最密切的，也可以說形影不離，從人生呱呱墜地會跑「路」起，「路」就站在人生最重要的一環，任何人都脫不了「路」，凡夫走卒生成就跑「路」，可是達官顯貴，汽車階級的人物也免不了跑「路」，就是說，上至國家元首，下至每個國民都要經過「路」的過程

，歐美國家工業雖然發達，現代交通工具雖然代替了跑「路」，但是上下交通工具也要跑「路」。

「路」有寬闊狹小，平坦崎嶇，羊腸小路，平莊大道，但是人要走「路」是要學的，小孩時代學走「路」是索然無味，可是成年人走「路」也要學，否則走入歧途，或者大「路」不走走小「路」，好「路」不走走壞「路」，一失足成千古恨，以致終身遺憾，這就是學走「路」的秘訣。人生從讀書起以及出社會做事，讀書的成績優劣，做事的能力強弱，旁人就以前途光明遠大，前途黑暗完蛋的比喻，可見「路」何等重要。

「路」雖然是由人走出來的，可是，有的人走入成功得意之「路」，一帆風順，步步騰雲，到達了目的點，名流青史，相反的，有的人就走入失敗之「路」，走到半「路」，摔了一跤，身敗名裂，亦有人走入毀滅死亡之「路」，其臭名萬世。走着好「路」與走壞「路」，影響人生實在太大了。

「路」既然對人生這麼重要，那麼要如何才走着正軌良好的道「路」呢？諸位，筆者奉勸你，要走良好道「路」唯有一條，那就是佛教的道

行實踐的，這是認理的，直正在生死之大事一來，信理之所應有如此外，還以活生生的明記其信守以不失，人生有學問事業工夫，則德，功，言不立而已立，但生命之終了，能因信仰宗教而有明白之感應，或相信其必得感應，此則是生命證會工夫。嗚呼！中下之人，垂老之年，無盛德大功嘉言

鄭龍

「路」，佛教是走路的燈塔，他對人生修養，做人道德與態度，處世方法與因果，指示着光輝燦爛與正確，使茫茫的人生獲得良好的標誌，大家跟着這一條「路」走，那絕對不會跑錯「路」的。

人生為什麼會走入歧途毀滅之「路」呢？因為人類有了三種不良的心理：貪、瞋、痴。貪就是對人世間、財、色、名、食、睡的五欲境界，時時生起強烈的欲望。瞋就是對前五境的欲望不能達到滿足，或對其他不如意，即生起瞋恨仇視的心理，痴就是不明事理，一味妄貪妄求，生起種種非理非法的動機，致社會上時常發生殺、盜、淫、妄。但是在治安法律上乃不容是項之滋事，致一部份人走入毀滅之「路」。佛教之「路」是針對人類三種不良心理，以戒、定、慧來消滅貪、瞋、痴。戒就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定就是安定，一心不亂，修心養性，慧就是智慧，有了智慧，就會洞悉貪、瞋、痴的三毒，人生若能消除貪、瞋、痴三毒，本着佛陀慈悲的精神之道「路」去走，各自問心無愧，心安理得，那還會走入歧途毀滅之「路」一嗎？

以自慰，生命究將何以爲歸，明只以道德的應然之理勸之，恐其情猶有所不能堪，故宗教之所宜轉出，生命證會之所益爲急需也。

我所以就獎師之事迹，以說明人生主體三工夫者，實爲人生一通體應有之行程。

尤其強調工夫者，實因我們應該澈底認清，沒有學問之澈底工夫，是沒有真學問的，沒有事業之澈底工夫，是沒有真事業的，學問工夫事業工夫不迴向崇高的宗教信託，則「學問」「事業」和「生命」「生死」，總是尚隔一層，平時看有用，危難時用不上，生平時似有用，臨死時仍手忙腳亂，其學其業，全不與此相干。

熱愛祖國文化，熱愛佛教之信士學人，這個憂患的時代，我們萬急的是自己的工夫，工夫不到的要求到，工夫隔一層的要求不隔，一條條路均可通到聖賢，我們從事社會各項工作的人，我們不必怨文我們所選擇的小，只要我們所用的工夫深，只要我們把所用的工夫，一一指向或回歸我們宗教的虔誠信念，我們是不會爲憂患所屈服的，從前山東的乞丐武訓，靠討乞，靠經破爛線團，因爲工夫用得真，用得深，就能辦起學校來了，因爲相信他辦學一大善事，死也會得益處的，果然他勞苦一生，用工夫一生，也快樂一生，這是最近，最淺最爲人所不屑爲的事，亦能激流俗之風，託一己之命，那我這文說獎師的三種工夫，當更爲圓融了。

用工天吧！用工天吧！我尊敬我千萬用工夫的賢哲，我尊敬我千萬用工夫的讀者，專此敬祝淨安。

四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張廷榮 敬啓



傳奇佛經與翻譯的影響

祝秀俠

印度佛經的翻譯，是促成唐代傳奇長成的一種文化上的因素。傳奇的結構，描寫等技巧上的運用，顯然是受着當時佛經故事的影響。傳奇之所以能從志怪書脫胎而長成如許豐滿的姿態，不能不說是接受了這種外來偉大的，優美的佛經作品的培養。尤其在技術表現上，印度的佛經故事無疑是傳奇的一位老師。

佛經自六朝盛行之後至唐而更盛。其時交通發達，佛教從海陸兩路東來，而佛典的翻譯在這時期數量何止千百卷。唐以前外國高僧來到中國從事翻譯的，已經有鳩摩羅什，和真諦等數人。鳩摩羅什曾在涼州住了十八年之久，什譯書三百餘卷；其中主要的如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品般若、小品金剛般若、佛藏等。真諦則於梁武帝時在中國譯攝大乘論，唯識論等六十四部二百餘卷。而中國高僧法顯發誓赴印度求經，也譯了不少梵卷，如修持地經等，對我文學都是影響很大的。到了唐代中國遣派佛徒出國留學，遂譯大量佛典；著名的玄奘於太宗貞觀二年出遊印度，歷十七年回國後所譯經論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餘卷。如大般若經六百卷，大毗婆沙二百卷，瑜伽師地論百卷，順正理論八十卷，俱舍論三十卷，都是煌煌巨著。以後又有義淨三藏出遊印度，歸譯佛經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這種佛經的翻譯工作，自東晉以迄唐代，共繼續了數百年。

佛教的道理，本來就比中國其他的宗教高深廣博，那些印度高僧，談世界一談話就是幾萬偈。比中國儒的聖哲要高強得多。正如胡適所云：「他們一動筆就是幾十卷，一說話就是幾萬偈，談天何止三十三層，地獄何止十層十八層。一切都是無邊無盡」。所以上帝王公卿，下至愚夫愚婦，都莫不受着這種外來宗教的宣傳。而那種巨量的佛典，給予

中國思想文化上的影響自不消說，單從文學方面的小說（傳奇）而論，所受的影響也極大。

①佛經故事，多屬小說形式，如大乘莊嚴論原料採自四阿含，可當一部「儒林外史」式的小說。維摩詰華嚴涅槃，結構連貫，偉大精妙，實影響於以後的水滸、紅樓。大概佛經的結構，都是氣魄雄偉，布局壯偉。如有名的所行讚，佛本行讚，都是偉大的長篇故事。那種題材，足以助長中國向來短篇筆記體，使它發展到完整的傳奇形式。茲引維摩詰經一段如下：（維摩詰經的故事，是敘釋迦牟尼佛叫他的弟子到維摩詰居士那裏問病，他的弟子說維摩詰本領太大，不敢前去，後來只有文殊肯去，文殊和維摩詰相見時，維摩詰大顯他的辯才和神通）。

「佛告阿難，汝行諸維摩詰問疾。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時，世尊身有疾，常用牛乳，我即持鉢詣大婆羅門家門下立，時維摩詰來詣我言：唯阿難，何為晨朝持鉢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有疾，常用牛乳，故來至此。維摩詰言：止，止，阿難，莫作是言，始來身者金剛之體，諸惡已斷，眾善普會，當有何疾？當有何惱？勿往，阿難，勿訪如來。若使異人聞此相言。無命大感往詣天及他方淨土諸菩薩得聞斯語。阿難，轉輪聖王以福故。尚得無病，豈如來無

量福會普勝者哉？行矣，阿難，勿使我等受斯恥也。外道梵志若聞此語，當作是念。何各為師，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諸疾人？可密速速去，使人聞。當知，阿難，諸如來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為世尊，過於三界。佛身無漏，諸漏已盡。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如此之身，當有何疾？時我，世尊，實懷慚愧，得無逆佛而謬耶？即聞空中聲曰：「阿難，如居士言，但為佛出五濁惡世，現行斯法，度脫眾生。行矣，阿難，取乳勿漸」。世尊，維摩詰智慧辯才為若此也，是故不任詣彼問疾」。見胡適白話文學史所引。

②佛經富於想像力，這給予傳奇內容的引導也相當大。中國以前的歷史式筆記小說，是乾枯無味的。傳奇的故意設幻，有心創奇，多少會由於佛經豐富的想像力的啓發。如華嚴經中「入法界品」寫善財童子如求法事，過了一城又一城，見了一大師又一大師，其中便生出無數情節與文章，想像力的豐富，至為可驚。後來西遊記中的「八十一難」，鏡花緣裡的許多國，大概也是從這裏脫胎出來的。且看善財童子到了海門國，見着海雲比丘的一段：

「善男子，我住此海門國十有二年。境界大海，觀察大海，思維大海，無量無邊，思維大海，深難得源底。……後作是念：「世間頗更有法，廣此大海，添此大海，莊嚴於此大海者不？」作是念已，即見海底水輪之際，妙寶蓮華自然湧出，伊那尼羅寶為莖，閻浮檀金為葉，沉水香寶為臺，瑪瑙寶為鬚，彌覆大海，百萬阿修羅王悉共執持。百萬摩尼寶莊嚴細羅網其上。百萬龍王雨以香水，百萬迦樓羅王銜妙寶給帶垂下莊嚴，百萬羅刹王慈心觀察，百萬夜叉王恭敬禮拜，百萬乾闥婆王讚嘆供養，百萬天王雨花香華末香幢幡妙寶衣雲」。

藏經目錄及印藏紀略

念生



中華佛教文化館所印藏經目錄及印藏紀略，現已出版，除贈給請藏各戶外，並決定單本流通。我原擬寫幾句介紹語，刊在佛教雜誌，使閱者對於這本略略知梗概，因事忙未及執筆。恰好收到人生雜誌十一卷七期，內有醒世將軍所寫「我讀影印大藏經的最末一本書」，恰好代替了我要說的話，除了對於我個人的認加讚許，過情之譽，使我不敢接受外，其餘都恰到好處，可以使印藏的經過事實，更為明瞭，而使這本書的內容，更為清晰。我是自愧不如的。

關於目錄部份，醒世將軍已根據東公法師的話，而有簡略的說明，我再作一補充報告。誠如醒世將軍所說整部大藏經之中，已有目錄，為什麼還要另出目錄？因為這部藏經的目錄，在續編不在正編。(一)續編分爲三部份：曰續藏，曰圖像，曰昭和法寶總目錄，全藏目錄即在昭和法寶總目錄內。當開始印藏時，只印的是正編，能否接印續編，尙難預定。所以約定另印一本目錄，贈給請藏人。後來雖然決定了接印續編，而請藏人有的只請正編，不請續編，所以這一本目錄還有照印的必要，既印了目錄，自不應單贈給請正藏而不贈給請續藏的人。續藏裏雖有目錄，編在厚厚的卷冊裏，自不如單本便於檢查，還有一個理由，我記得北方各大叢林的藏經樓裏，一部藏經，往往設置幾份目錄，因為有時多人同來閱經，一份目錄，不够檢查。由此講來增印這一本目錄，不算是沒有道理了。

至於印藏紀略，也誠如醒世將軍所說對於印藏這件事作一個總結的宣佈。他所提出的，都甚恰當，用不着我再多說。

最後要說的，印藏佛教裏算是一件大事，在臺灣出版界也是一部最大部帙的書，這本目錄及紀略，對每位請藏人都已各贈一冊。未請藏的人，如對藏經的內容及印藏這件事認為值得留意，則對這本書不無翻閱的價值。此外還有一點附帶說明的，這本書開始標寫目次二字，佔了第一二兩頁，與本書毫不相干。而第一五零頁下接第一五五頁，中間又缺少四頁。我可以講講這個錯誤的原因。這目錄部份，

本是依照昭和法寶總目錄（以下簡稱昭和法寶）精本第一第五兩冊影印的，當時由印藏會通知印刷方面，照印昭和法寶第一冊一至一四八頁及第三冊一至七九頁，合訂一處。這本是一件最簡單的事，以為萬無一錯誤。不料印刷方面，誤會原意。竟將昭和法寶第一冊的本冊目次二頁及第三冊的本冊目次四頁，一併印入。而又另編版心號碼，以致正編目錄之前多出二頁，最後排到一五零頁，（應為一四八頁）續編目錄之前多出四頁，最後排到二三三頁，（應為二二七頁）共多六頁。裝訂時發現錯誤，將續編目錄前多出的四頁撤除，版心空了四個號碼。而正編目錄前多出的二頁，仍未撤除，版心號碼，雖由第一頁起，實則第一二兩頁都是不應有的。發行之後，有人函詢。印藏會在覺世第八十五號刊登啟事，不是原經手人所擬，未曾解說明白。復又在覺世八十六號，續刊登啟事，說明原委，請訂戶將一二兩頁，自行裁去。這事雖在上文費了幾百字敘述，實則仍極簡單。只要訂戶將一二兩頁裁去，不過舉手之勞，至於版心號碼，前後缺少六頁，在實際閱覽上是沒有關係的。由此看來，主持印刷這件事真不容易。不要說大風大浪，陰溝裏也會翻船。影印這大部大書，已頗成功階段。只在目錄上多訂了兩頁，誤排了幾個版心號碼，不算大不了的錯誤。有了錯誤，隨即補救，乃是辦事應有的態度。我所以不詞費的而加以解說，希望閱者對於這件事的經過，更加明瞭，只要裁去首頁，在本書的利用價值上並無影響。同時仍向印藏會辦事同仁，致其慰勞之意。

他如妙法蓮華經（簡稱法華經），裡面的寓言，佛所行讚注裡的理想等，都是想像力豐富的作品。中國小說的最初的成立，由於這種作品的滋潤，可無待言。

③佛經故事的描寫手腕是非常細膩深刻的。這種精妙的刻劃，使當時中國的小說作家只有驚佩。唐代傳奇在描寫上能够加深表現，超出以前那種平鋪直叙的紀述方式，也是接受了佛經故事的影響。如佛本行經（寶雲譯）描寫太子和姪女同浴，是多麼精細活潑。

『太子入浴，水至其腰，諸女圍繞，明燿浴池。猶如明珠，邊室山王，妙相顯赫，甚好巍巍。衆女水中，種種戲笑，或相溷沒，或相水洒，或入水底，良久乃出。衆女池中，光耀衆華，女妝塗香，水澆皆墮，旃檀木檫，水成香池。』

又如：法護譯的『修行道地經』中的勸意品，描寫一大臣擊油鉢事（有一國王欲選一意志堅定並有能力的人做大臣，故意使他擊油鉢，說明不能墮下一滴油，否則殺頭。沿途又故意擺佈許多東西誘惑他，但那被選的人專心注意油鉢，終於成了功）。篇中所描寫沿途情形，技巧至爲優美。

觀者後言，有女人來，端正姝好，威儀光顯，一國無雙，如有盛滿，星中獨明，色如蓮花，行於御道。爾時其人一心拏鉢，志不轉動，亦不察觀。

當爾之時，有大醉象，放逸奔走，入於御道。舌赤如血，其腭委地，口唇如垂，行步蹉橫，無所省錄，人血塗體，獨遊無難，遙視如山，暴鳴哮吼，譬如雷聲，瞋恚憤怒，恐怖觀者，令其馳散。

單看這描寫美女和醉象兩段，文字描寫是如何的優美。這些佛經作品，在當時極為流行，傳奇作者也自然受着影響了。

佛教與社會哲學體系

Shinzo Ohno 作
亞 光 譯



一、社會佛教的各種問題

今天，世界各地沒有像日本這樣迫切的需要一個「社會的佛教」。這是把佛教作為一種社會哲學體系來說。也許對於亞洲的其他國家皆同有此種感覺。所謂社會的佛教，並不止於說明佛教對於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各種理想，最主要的是在佛教教義指導之下，說明政治、經濟、技術在今天的社會裏，應該具有如何的關係。因此，主要的問題是：什麼是現代佛教社會哲學的基本原則？現代的佛教應該有那一種政治和經濟的組織以及社會的思想？在政策上或講壇上我們應該怎樣解釋這些問題？

二、社會佛教的本質

我是傾向於相信日本戰後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混亂與不安，是由於自由主義的缺乏道德修養，共產主義的對於道德所採取的敵意，以及人道主義的低級道德觀念。在我看來，雖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過去產生了許多社會的病態，但是在過去五十年到七十年以來，至少在工業進步國家裏，推廣了政治上的民主，學術的自由，以及經濟與社會政策的進步。在許多國家裏，資本主義雖然有所改善，但是，離開佛教理想中的社會還遠得很。

另一方面，我相信社會主義不再會有建設性的貢獻，也不會促成任何的進步，除非社會主義放棄他們的階級鬥爭的唯物思想。這是很顯然的。社會主義的理想，如果沒有宗教和個人的道德上的自覺是不能達到的，現代的社會思想家正是缺乏此種自覺。

佛教未傳入日本以前，它已經遍播於中亞細亞的國家和中國，在這些國家或社會裏，以佛教的教義和基本原則為基礎的社會哲學的本質與組織，已經得到了實踐。如果我們去考察這些國家裡，由於宗教、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制度與思想的組織，及其發展與實施，則我們便可以充分的了解社會佛教的本質。

三、佛教徒對於政治與經濟問題的基本態度

大體說來，早期的佛教，在理論上是反對婆羅

門教與印度教權威的教條主義的，同時，這是從一個超越的觀點來批評唯物的、感官的、機械的生活。事實上，釋迦牟尼佛把他的教義放在常識的和日常生活經驗的基礎上，護持人的尊嚴，強調個性發展之重要，因此他反對所有思想與行為上的極端主義。早期佛教可以作為一種理論或一種社會、政治、經濟思想的體系，來反對權威思想與功利主義；同時也反對官能享受與唯物的自然主義，因此，他抱定了宗教與道德的普渡哲學。

進一步分析佛教的社會哲學，可以列舉下面十八個原則：

- 1、每個人都可能通過正確的思維與了解——證悟，而到達高尚的道德與實踐的智慧。
- 2、評判所有的事理，必須以日常生活的經驗為基礎。
- 3、佛教主張生命是由眾緣和合而有，並且是一個流轉的過程。
- 4、佛教的道德觀念是理性的，統一的，現實的，以自我超脫的理解與完成為基礎。
- 5、佛教是保持一種生命的創造觀念，就是人可以在他自己的責任上具有自由創造的能力。因此社會也由於人的創造的活動在不斷的轉變過程中。
- 6、以實踐的中道思想來超越各種主觀與客觀觀點。
- 7、佛教是一種享有自由權的人與共同社會的

觀念。

8、佛教是包含了一種廣大的慈悲的感情，尊重人道與人性。

9、佛教是包含了一種公道或正義的思想，以權利與義務的互償為基礎，伴隨著深厚的慈善精神。

10、包含一種以相互合作為基礎的經濟上的互相依賴。

11、要求一種合作形態的職業社會的團結。

12、需要發展在家眾的組織以及僧伽制度的建設，來抵制專門追求利潤的社團。

13、包含一種社會慈善活動的觀念，這是以無限的慈善與泛神的社會團結的思想為基礎。

14、要求社會的平等，要有一個真正革命的觀念：就是否定由於財富、血統、種族等而來的人為的社會階級。

15、要求一種真正的國際主義，不是一種模糊的一視同仁主義，真理 (Dharma) 必須普及於世界的各種不同的國家。

16、護持一種活動的與積極的立場，而不是一個否定的與消極的觀點，來維護和建設永久國際和平。

17、相信穩健的社會進步，需要一個適當的政策來配合人類社會的進步，當兩種相反的意見出現時，要有一種包容一切的態度，不偏於任何一方。

18、強調覺醒的、忠實的領袖們到社會進步中的作用。同時着重於保持不脫離現實生活的態度。

四、社會佛教的立場
簡略言之，社會佛教是一種思想體系，它是積極的目的，是通過自覺與自證而承認自由的團體（人），這和權力主義與馬基維利的 (Machiavellian) 觀念不同，同時也與唯物主義，自然主義，以及階級思想的個人主義有所不同。社會佛教是一種佛教社會哲學體系，是人類與社會的第三種觀念。
譯者附註：馬基維利 (Niccolo Machiavelli) 公元一四六九—一五二七，意大利政治家與作家，所著霸術 (The Prince) 一書，近代權變詭譎之政治作風，頗受其影響。

戒律思想

上田天瑞著
李世傑譯

第一章 戒律

第一章 戒律的意義

戒律是什麼？這個問題的意義，非常之廣。整個戒律思想，可說就是解答這個問題的。本書所說的，也是爲了這個問題。因此，首先應述戒律的意義。

概括地說，戒律是佛教對佛教信者，尤其是修行、傳道者，爲要他們離開惡行爲，不相應、不如法的行爲，所制定的禁止的規律。而其內容，如後面所說，不單是從倫理的立場來禁邪惡，同時是從禁欲的立場，及從維持教團的統制秩序的必要性上制定的，但在全體上，它當然是禁欲的，修行的。不過，這是行爲的規律，所以主要還是就於身口業的外面行爲所制定的。佛教的信者，守此戒律，過着嚴格的生活，欲以斷滅煩惱而得「覺」。

本來，佛道修行的要旨，是在：守持戒律，離開罪過，清淨身心，修禪定而定心，養成清淨的般若，達觀世界人生的實相，和斷盡煩惱。這是佛道修行的三大綱目，古來把這叫做戒定慧三學。在這三學中，如不由戒來使生活清淨和合理化，即無法修「定」，如無「定」則不得真智，所以「戒」是三學的根本，是三學之地。又，戒是佛教信者的生活方針，是佛教精神的外在生活的具體表現。因之，戒是佛教信者的標幟。有佛教的存在，必有戒，有戒即知有佛教的存在，所以古來說，戒是佛教的壽命。

普通說的戒律的意思，是生活行爲的禁欲和形式的禁制條目，這是最表示着戒律的特色的。但是，是否唯以形式，條文爲戒律？這是有疑問的。這樣，就會生出「戒律的本質是什麼」的問題。同時，就會生出對於戒律的別的想法，即：戒律的根本，是佛教的精神本身，而把握佛教的信念，即是戒的本質，因此，在生活上，自然而且必然會現出規範來。那末，最重要的問題，是要站在佛教的根本信念，同時要把握道念的，個人的形式的規律，是枝末的事。這樣一來，戒並不是單純的戒，却是佛教的全體和根本的事，所謂對待「事戒」而說「理戒」，就是這個。這是大乘戒律思想的根柢。

這個想法，在戒律本質的究明上，的確是正當的思想。但由此一事而欲否定每個具體，形式的條文，即：以事戒爲無價值的話，那是非常的錯誤了。戒律的本質，雖是非在佛教的根本信念不可，但却不能僅以此爲戒律。戒律所以能爲戒律的理由，

是在：將其信念表現爲具體的規律的。戒律的最大特色，是在具體化和形式化二點。從這意思看，最代表性的戒律，還是小乘戒。

在大乘佛教的一些人，對於戒律本質的信念，強調過份，竟將廢惡修善的外表形式的規矩，欲全放棄的也有；可是，正統派的大乘者，是內如將軍住於大乘高邁的精神，而在外表的行爲，是如土民，眷眷翼翼，欲守形式的戒律的。這就是叫做「內秘菩薩行，外現聲聞形」，也即是「志踏毘盧頂額，行拜小兒足下」的態度。從戒律的精神看，這是最正當的態度。

又，戒律的條文規則，有五十八戒，二百五十戒，乃至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等等，從現代的我們看，它好像含有很多無意義，不合理的內容的樣子。但從當時的社會，當時的教團看來，那並不是不合理，倒是當時佛道修行者最適合而且有效的生活規則。即：戒律是說着合理的生活的，而其合理生活的態度，是由於禁欲的制規而排除享樂的生活，

於衣食住的生活上，過着徹底的簡素生活，以誠浪費和不經濟的。由此嚴肅的生活，教團全員，能向佛教最高目標一致邁進。這個合理的生活，規律的生活，是戒律最大特質之一。

已如上面所說，信念的具體化，生活的合理化，雄大的精神，實修的敬虔細心等，是戒律的特質。由此，吾人欲主張：現代有再認識戒律的必要，戒律是佛教精神的具體表現，戒律是佛教的壽命。因此，戒律的復活，是目前最緊要的問題。（待續）

智的追求 · 文邑·

重翻起痴迷的思念，
刻在澄清的腦海中只是回憶，
在這淡綠色的燈光下，
又一次，追求新的生命。

※ ※ ※
每一個寂寞的寒夜，
我都念着美麗的詩句，
沉溺於智慧的大海，
書卷給我愛情的陶醉。

※ ※ ※
請惋惜自己短暫的生命，
青春只是剎那的幻影，
應立即拋棄污濁的酒色，
踏進指向新生的路程。

佛的智慧與靈感

謝鳴高



一、前言

佛的智慧與靈感（又名神通）實屬一體的兩面，除了智慧與靈感，就不是佛，這個道理很多人會知道的，但仍有些世人祇說佛的智慧而諱言佛的靈感，以為一說及靈感，便涉及迷信，反之亦有人專言佛的靈感，而少說智慧，以為佛的智慧，高深難明，望而生畏，以至祇知其一，不知其二，這都是不完全的看法，如果就宏法而言，有時要對機說法，運用善巧方便，不能不偏就一面多說一些，這是屬於宏法的方式問題，而不是靈感之有無問題，更不是整個佛的智慧與靈感的說法，若固執一面而論，似可不必，因所有宗教都含有智慧與靈感兩面，況佛教為宗教之最高超的理智宗教，其智慧之精深微妙，其佛力之不可思議，實非其他宗教所可比擬，茲謹就所知，略說一二，尚希諸大德有以正之。

二、佛的智慧方面

甲、佛的智慧與普通的智慧

智者愚之反，深明事理之謂，世間普通人所謂智慧，多指有聰敏才智足以應付事物及資生事業而言，而佛的智慧即指佛法佛理而言，至為高深微妙，其意義與範圍，包羅萬象，除包括一切普通的倫理、道德、哲學、科學、政治、社會、文化種種的智慧而外，所有佛教的三藏十二部經和一切經典法理與世間出世間法等均包含在內，遠非普通的智慧所及，其次普通的智慧多屬於知識見解資生事業那一類的智慧，而佛的般若智慧（般若譯為智慧，玄奘譯為勝慧），乃能了脫生死，煩惱塵勞，達到覺悟成佛的境界，故佛教文化思想，主要在導人於自覺，更能自覺覺他，自利利他，自度度他，乃至以度脫眾生為其終極之偉大目標，法界次第云：「照了一切諸法皆不可得，而能通達一切無礙，名為智慧，即梵語般若也，」天台云：「善入佛法名慧巧用佛法名智，」大品經云：「於菩薩名道慧，道種慧，於佛名為一切智，一切種智，」肇師云：「決定審理謂之智，造心分別謂之慧，」六祖壇經云：「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祇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即是般若三昧……」大哀經智本慧業品云：「其有菩薩依於智本而為慧業，爾乃速得寶曜總持，不復忽忘，益於眾生，……思存心懷，是為智本，如所聞法，則以具足為他人說，是為慧業，觀察分別，是為智本，啟發眾會令得開解，是為慧業，隨順觀察知其根源，是為智本，隨時開化，建立眾生，是為慧業，……」這可見佛的智慧底偉大了，因佛以慈悲為本救度眾生為懷，非具有大智大慧不能圓滿其行願，故菩薩經絡經智品云：「教化眾生智不停滯，而佛教的三覺，三智，三思，三識，八識，戒定慧之慧與五根五力之慧根慧力等，無不以智慧為主，又菩薩經絡經十智品云：「如來至真等正覺有十明智，一、一念之頃悉知無量眾生境界……爾時彌勒向佛言，世尊，今聞如來至真等正覺，所說正法，坦然大悟，願令眾速此智慧……」，又十不思議品：「若復菩薩摩訶薩，入五道中教化眾生，入深法藏，分別妙智，越過去當來現在，獨步三界，亦無等侶，復令眾生與己無異……」深密解脫經聖者觀自在菩薩問品云：「依無量智，光明照曜，照諸

三昧及開持陀尼，能得自在而作光明，」什阿含經卷第一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昔於色味有求有行，若於色味隨順覺則於色味以智慧如實現，如是於受想行識味，有求有行，若於受想行識味隨順覺，則於識味以智慧如實現……」，又三慧經云：「智慧有四相，一者聞善語低不轉，二者已聽便受著意，三者已意當思惟念，意已思惟念，彼重問致知其意，倒是少慧……正使得善知識智難，……故致學慧……」佛說信解智經云：「信解法者所謂如來五力十力，所謂於處非處，當如實知，是為如來第一智，……是如來盡諸漏法，無漏解脫，以已神通了一切法……是為如來第十智，……」第一義法勝經云：「一切法皆悉無常變異不住，如來得名一切智，」佛說大乘方等要慧經云：「菩薩有八法具足……八者智慧成就疾速得無上一切智地，」大方等無想經大雲智度品云：「如來戒無上，智慧無上，憐憫眾生故，廣說大雲經，」智寶藏經云：「如來大智海，我今至深體，深定秘密藏，大悲故宣說，如來既自獲，常樂我靜等亦復令眾生，同已之所得，」佛說慧即三昧經云：「無上慧為慧王，慧能散諸欲著，是等慧入慧門，是即經無量慧，知根行住智地，智無礙，智去冥，智漏著，智說法，經如日照三昧界，……」佛說大乘智經云：「我入如是智即三摩地，非汝聲聞及諸緣覺所得智慧之所了解及能推求，唯佛與佛乃能知之！」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云：「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碍，無罣碍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此外如金剛經般若經及諸經典多是佛說智慧方面，以上不過略舉一二，實在萬不及一，以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又慈航法師生前開示般若宗勝義有云：「般若譯言智慧，此智慧非世間普通之資生事業等智慧，乃一種了生脫死之智慧，智慧之初步，當了達世間是「苦」，「空」，「無我」，方

能漸漸垢盡明生，智慧之結晶分「自利」與「利他」二者，由於達我空之理，證到我空真如，解脫世界粗重苦果，是謂自利，乃至斷所知法執，證法空真如，斷細微無明，出生入死，度脫衆生，是謂利他，……」東初法師在人生雜誌五卷三期所著：「無我與大悲」一文中有言：「一般人對於佛法的真義，都不甚了解，以為佛法的意義，只寄託在泥塑的偶像上或是少數僧尼身上，這實是一種錯誤觀念，佛法不在形式上表現，乃在促進人生理性的覺悟，比方便說無我的真理，不獨有助於人生理性的了解，而且促進發揮人生本有善能的德性，即佛說以悲心行度衆生事，」又在人生雜誌第七卷一期所著：「佛教文化思想的意義」一文有言：「佛教文化的特質，乃在吾人本有的覺性，……佛說一切衆生，都有佛性，就是人人都可以成爲超人的佛陀……」又在人生雜誌九卷三期所著：「改革佛教運動者」一文有言：「佛教思想的本質，不限於一國一族，乃整個人類慧命所繫，欲溝通東西文化思想，彌補各國因文化思想不同所發生裂痕，捨佛法莫屬，……」此外佛的智慧，又有所謂慧力慧心種種之稱，其所指慧力，能證明法性之謂，而慧心亦即指心思聰敏，心中空明之義，其超出一一般之智慧見解遠甚，吾人除需要一般的智慧之外，更要虔誠去研究佛法，學習佛的智慧，以增長我們的智慧求得大徹大悟的智慧，了知宇宙人生萬有諸法實相而達到佛的覺悟境界。

乙、佛的智慧在佛教中的地位

佛的智慧，在佛教中的地位極爲重要，因爲佛教是智慧的宗教，且爲構成我國文化的重要因素，並與世界文化及和平有着很大關係，故其經典之繁多，法理之廣博，遠非其他宗教或學說所能比擬萬一，故佛教各波羅密，皆由般若智慧流出，因般若能統攝一切，故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有云：「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經爲般若經的中心思想）金剛經云：「一切諸

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六祖壇經云：「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密，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常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同時佛教的文化，是一種含有世界性的文化，東初法師在人生雜誌第七卷第一期所著的：「佛教文化思想的意義」一文有言：「佛教的文化，不是區域性的，不屬於東方或是西方，這是一種世界性的文化，所以它的內容，不僅僅可於佛教部門，並且包括哲學、科學、教育、倫理、道德及其他的人文成分，……這是一種至高無上，至尊無上的人類文明……」，但是這種至尊無上的佛教文化和人類的文明，都是由佛的智慧創造出來的，這可見佛的智慧在佛教中的地位底重要性了。

丙、世間與出世間的智慧

有些人以爲佛的智慧，都是出世間的智慧，而不是世間的智慧，所以多所誤會，而不肯去研究，這都是錯誤的，其實佛的智慧，已包含着世間和出世間的圓通智慧，六祖壇經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故佛陀入於世間，而又能從苦鍊得到出世的覺悟大智慧，以至於成，又可見佛陀的智慧實具足世間和出世間的智慧，但一般世人的智慧，除了出家的大德和在家的博學居士具足世間和出世間智慧而外其餘甚少得到佛的出世入世之智慧，所以科學的智識，進步到了現代原子時代和放射人造衛星時代，所有一切智慧，都已被佛的智慧所包含，而且還未能夠趕得上整個佛的智慧，故一般世間的智慧，無論其爲科學、哲學、政治、倫理等智慧，都屬於世間一般實生事業的知識見解，固然不易得到佛的出世入世底覺悟大智慧，即其他的玄學和宗教亦難得到佛的覺悟，而沒法得到修證解脫的果位，同時人雖爲萬物之靈，人身難得今已得，但人有智慧，即智者，亦未必得聞佛法，就不易得到佛的入世和出世的智慧，就不能得到覺悟成佛的境界更無法度衆生，可知佛的入世和出世的智慧偉大

而重要了，不過就一般說來，入世的智慧比較易得，出世的智慧難求，倘能按步修證，雖不容易得到頓悟，亦可以從漸修而得到漸悟的地步，即佛說菩薩亦有世間和出世間二種智慧，須從漸修而得，如大方廣十輪經智相品第十五有云：「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有二種智，一者世間，二者出世間，云何名世間智，所謂菩薩依止讀誦，欲滅一切衆生愚闇，作大照明，如來所說種種無量於聲聞乘皆悉聽受，自書使人書，自讀誦亦使人讀誦，若說詳支佛法，及大乘佛法，皆悉隨順一切信受，若自讀誦教人讀誦，自書亦教人書，能爲衆生廣說分別顯示其義，讀誦經法，求諸無漏，八聖道分，解脫之味，而不求於寂滅智慧，常有取著之心，是名菩薩世間智，亦與聲聞辟支佛等無有異也，不可名爲菩薩摩訶薩，云何名菩薩出世間智，菩薩摩訶薩修行之時，隨其精進行住靜，而於彼相不取不著，不念不思惟，如是行類則非下劣心，如虛空同於寂滅，觀法平等都無所著，亦無所謂，無生無滅，心無退轉，常行平等諸法實際，深入寂滅，得無生忍，不取諸相，心無增減，不依諸地，亦不住智慧，菩薩若得如是具足智者，是名菩薩出世間智，有此行類，則能成就大莊嚴智輪，……」可見菩薩亦有世間和出世間兩種之智吾人在世間，欲求菩薩的世間和世間智已非容易，何況欲求佛的世間和出世間智，豈非更難，其實能夠切實依照佛的教言，勤修佛法，一旦豁然貫通，自易大徹大悟，修得世間和出世間一切智慧，證得佛的果位，六祖壇經有云：「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即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可知修證雖有世間和出世間之分，但其道理即是一貫的，倘能處誠苦鍊，修法不懈，一經覺悟，便到彼岸了。

三、佛的靈感方面

甲、佛的靈感與人的關係

靈的一字，多指神靈或靈感，靈與性靈等而言，蓋人為萬物之靈，其所謂靈者不單指思想的靈敏而最重要的還是全身主宰之靈魂，即唯識宗所指之阿賴耶識為八識中最重要的一識，但佛的靈感，實比一般的靈魂更神而明之，已至於不可思議的境界，故可稱為神靈或神通，其神通的解釋，謂其有天然的慧性，發生性靈的感覺，通達無礙，變化不常，如有天眼通、天耳通等五通及五百化身等不可思議的功德，均稱為神通，其神通靈感的事實，載在佛教諸經典中和實現諸世界上，真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菩薩念佛三昧經神通品云：「如來不思議，如是佛功德，若有善近衆，神通廣難思，……今我神通無與等者，……若我現神通，飛騰虛空時，此利無人見，吾之所遊處，聲聞亦不親，唯除世間雄，獨別兩足尊，及以善逝子，如是諸人等，知我之所在，外道衆邪見，悉非其境界，心常在轉，禪觀不思議，……」又地藏菩薩本願經忉利天宮神通品云：「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忉利天為母說法，爾時十方無量世界不可說不可說一切諸佛及大菩薩摩訶薩皆來集會讚嘆釋迦牟尼佛，能於五濁惡世，現不可思議大智慧神通之力，調伏剛強衆生，知苦樂法，各遣使者問訊世尊，是時如來含笑放百千萬億大光明雲，……又出種種微妙之音，娑婆世界及他方國土有無量億天龍鬼神，亦集到忉利天宮，……」又菩薩念佛三昧經讀如來功德品云：「如來勝成定，第一智解脫，能脫智見等，或儀常難思，無上神通智，利益最無比，……證智超六通，具足四無碍，備無量知見，難思衆神變，……」如來神力證正說品云：「如來不思議，神通亦復然，智定諸功德，皆不可稱量，……」彌勒神通品云：「又我得此三昧門已，即於無量無邊教中以此神通教化衆生，悉令住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當如是知，菩薩摩訶薩一切皆有不可思議諸大神通力第一彼岸，……我於蓮花上佛所，得三昧故現神通，……」佛說大乘不思議神通境界經云：「見是神通變化事，一切具足未曾有，妙吉祥尊境界中，一切衆生得利益，今此甚深不可思議境界正法，諸佛如來神通威力加轉故，……」佛說無上依經如來功德品云：「如來獨得如意自在捷疾神通，如來獨得無有邊際變化神通，如來獨得無量無盡聖神通處，……」觀世音菩薩授記經云：「願以神令彼正士至此世界，……爾時世尊受彼請已，即放眉間白毫相光，遍照三千大千國土，……爾時觀世音菩薩及得大勢菩薩摩訶薩詣彼佛所，……與四十億菩薩前後圍繞於彼世界以神通力各為眷屬，化作四十億莊嚴寶台，……佛言是觀世音及得大勢神通之力於此世界現大莊嚴，……彼善男子，已於無數億那由他百千劫中，淨諸善報，得如幻三昧，住是三昧能以神通變化現如是事，……爾時觀世音及得大勢菩薩即以神力，令此衆會，悉見十方無數諸佛世尊，皆為授其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佛說阿彌陀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云：「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無量百千萬億衆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由是菩薩威神力故，……是觀世音菩薩成就如是功德，以種種形遊諸國土，無刹不現身，……其餘如觀世音菩薩之救苦救難經教，大悲心咒大集蓋佛母咒與佛敎一切顯密的經典呪文，無不具有不可思議之靈感神通，這是確切的事實而非迷信的邪說，吾人倘能誠心求之，必能得到佛的神通感應，佛力加持，所謂至誠可以格天地感神明，如不信仰，則根本無所感應，即使信仰，若不誠心，亦難收效，所謂「不誠無物」，即是此理，過去佛教諸高僧大德，每每得到佛的神通感應，而其本身亦具足神通之

力而能成佛菩薩者彰彰事實，所在多有，即現在諸出家大德及在家居士，具此功德者亦屬不少，不過他們照例不誇言自己的靈感神通罷了，但是仍有不少關於佛的神通與人的靈感事實的報導，即以筆者的德薄能鮮而能親自體驗得到佛力加持觀世音菩薩庇祐之事實甚多，真是有不可思議之力，這並非故作神奇之宣傳，而是一種千真萬確的事實，月基法師在人生雜誌九卷五期所著：「當前佛教需要靈的文學」一文有言：「佛教裏邊缺乏大眾化靈的文學作品，……談到中國靈的生活與靈的文學，道教固然無資格承擔這一家業，就是儒家尤沒有資格推行靈的文學運動，惟有佛教才够得上講這個靈字，釋尊久已昭示我們說，深開四大假有肉體色身以外，還有一個「靈魂」的精神存在，常常叫我們不要忘懷了光明樂土，更不能墮入黑暗的陷阱，免得自取滅亡，如果我們把這個「靈」字的領域擴大起來，使每個人都懷有如臨深淵的心情，對於當前的反共抗俄大業幫助極大，……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佛教裡說過這樣的話：「佛教能輔助國家法律教育之不及」因為法律教育防範已然，而我們佛教是防範未然的，最大的功用，是「因果」二字，籠罩人心，發揮因果的原動力，也是靈的文學，另一面的昇華，蔣總統在樂育兩篇文中，亦充分闡述謂：「要一個收拾其破碎的心理，養成其完整的人格，科學還是無能為力的，惟有宗教信仰和人生哲學的基本思想，纔是人格的內在安定力，」這幾句議論，如果細地玩味，亦是一「靈」的文學開端呵，」這可見佛的神通與人的靈感均是實有的事而為人生所最需要講求的。

乙、佛的神通與智慧的關係

佛是無上正覺者，以他的大智慧而能够得到覺悟成佛，同時又具足不可思議的神通功德，以救度衆生，這種神通威力，當然是從其大智慧中苦修而覺悟得來，可見佛的神通與智慧是有着很密切的關係，六祖壇經云：「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

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故能建立，……但是有人這樣說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豈不是在未放下屠刀之前，並無需多大智慧，何以忽然得到覺悟成佛呢？這乃屬於覺悟的遲速頓漸問題，而不是覺悟的有無問題，須知佛法眾生，三無差別，眾生都含有佛，故愚人與智人，其佛性亦無差別，祇緣迷悟不同，故有覺悟成佛遲疾之別，六祖壇經云：「緣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為小人，智為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然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潔，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尙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故眾生與佛，都有佛性，倘能覺悟便得立地成佛，而這一覺悟，便即是大智大慧，都在人性之中，無論其覺悟之為頓為漸，都是從本性智慧之中流露出來，故當其覺悟執屠刀殺生之非是時，即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倘其未覺悟之時，仍屬於執迷不悟，故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無法覺悟，又何能放下屠刀，是故知迷悟與智慧攸關，而神通又由智慧而得，故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云：「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吾人學佛，不可不於佛的知慧與神通，苦加修證，以求得到大智大慧澈底的覺悟，及得到佛的神通靈感而到成佛的境界。

四、結 論

基上論述，可知佛的智慧與神通的偉大，吾人學佛，第一要信仰和了解，二要力行佛的教言，修持不懈，第三要虔誠禮佛念佛，以求佛的神通加持，使自己亦得到佛的大智慧和靈感，速得證果，如是信解行證都臻於完善，能够像佛一樣的慈悲救度眾生，等候到覺行圓滿，便能成佛，即使一時未得到佛的境界，而自身等佛，亦不愧為人間的佛菩薩

，倘人人能遵照佛教的教理行果做去，則人人向善去惡，大覺大悟而得到佛的智慧與靈感，而煩惱惱的娑婆世界，變成人間極樂國土，我相信大家共同努力去做，佛教必可興盛，世界必能得到真正

清 秋

·無念·



今夏颱風頻繁，屋角一棵瘦弱的桂樹，幾經風雨的洗劫，直到現在才掙開出稀疏的花蕊。別小看這藏在葉叢中不易發現的小金星，所吐露的芬芳，却瀰滿庭院，教人一聞到這股甜潤的幽香，就覺到清秋特有的氣氛給點染出來了。

一夏的鬱熱，混沌，忙亂，隨着桂子的香都漸漸沉落下來。早晚澄爽的氣流，帶有薄荷酒的清涼，讓你酣飲了這大量微冷的飲料之後，似乎激增了清醒和振作。

在如此涼爽宜人的氣候裏，祇想能多出外走走，多看些書，多練習寫，多做內觀反省……。要做的事，果然是太多太多了，心裡面像走馬燈似的，沒有開頭，也沒有落尾。面對藍藍的天，上面運行着天鵝似的白雲；即有限而見無限，豁然開朗，天高氣清的秋，我真不知道如何來消受才好。

一年一個秋，堪以自慰的，過去那份脆弱的情懷，多愁善感的情懷，已不知去向。悲秋的感覺，確是跟隨年歲的增長，一年少似一年了。現今即使到了哀樂中到，對於秋的味道，反而更為深切的喜愛了。

人們常讚美秋天是收穫的季節，說秋天是寧靜的，明朗的，輕快的，豐滿充實的，如此看來一切都是往成熟的階段圓成，祇有豐收的愉快，自然不會有枯衰傷悲的嘆息了。

的和平，而所有的共產邪說共匪殘暴的萬惡事實，必能一掃而空，即三民主義亦可完全實現，世界亦得到真正的自由與平等，人類眾生亦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了，企予望之。

然而，我的生命之秋，並無可收穫，空虛貧乏一如往昔。所值得慶幸的，生命歲月却邁進了思維的季節，再不會任感情的盲目，自騙來製造苦惱了。

世事流轉，我不必畏懼無常，遷變之中，却含有永恆的公理。從前我只知向別人討同情，依賴感情討生活，所以人生途上不免觸處有痛苦，有失望。可是，當我忽然發現了無痛苦，無失望的康莊大道時，同時我也發覺到，自己的情感俱足，慈悲無邊，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無窮寶藏握在我手，獨立，富足，又何必在別人身上斤斤索取？

猶記得小時候，初到城裏去求學，寄宿學校中，母親每隔一兩個月才來探望我一次。秋涼了，夾衫已抵當不住輕寒。教室窗口的梧桐樹，肥大的綠葉漸漸憔悴了，颯颯西風刮來，乾枯的黃葉，沙沙沙地翻飛。那時觸景生情，不由地臨風懷想：媽，怎麼還不來呢？蕭索的現象，和對母親的思念結合在一起，在脆弱的心上，強烈地激起悲秋的憂傷，常常不免背人落淚。我的生命是寄放在慈母的身上，我需要母親的慰藉呀！沒有別人關心的生活，是如何的孤單可憐！因為我的生存完全依賴着母親的給予和支持，才能快樂安全地活下去。沒有感情的滋潤，人生即如沙漠的小草，終長不活的。

如今往事如烟，春去秋來，人生之倉庫雖永久無收成，但是脆弱的情感，幾經清秋季節的歷練，却真切地在要求博大堅強起來，慢慢往成熟裏走。

「答」一「覆」一「基」一「督」一「教」一「臺」一「北」一「教會的宗教十問」

唐湘清

臺北市仁愛路二段四十二巷四號的臺北教會，於民國四十八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在臺北三軍球場傳教期間，散發題為「宗教十問」的傳單，內容詳意誣毀佛教，茲針對其原來的十問，逐項答覆如下：

(一) 你信宗教已多年，請問你能有把握說，你的罪已經得到赦免了麼？

答：佛經上說：「至誠念佛一聲，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因為罪如暗室，而佛具無量光明，千年暗室，一燈可以照破，至誠念佛，就是接受佛的無量光明，一定有把握消除黑暗的罪業。然而你們的教主耶穌，自己尚且逃不了十字架的重刑，他怎麼有力量赦免你呢？

(二) 你所信的教主，他自己絕對沒有罪麼？他的罪有誰赦免他呢？他既有罪如何能救你呢？

答：我所信的教主佛陀，已經證了無上的聖果，完全斷盡了無明罪業，絕對再也沒有一絲一毫的罪惡，所以佛陀決定能拯救我們。

(三) 你們的教主死了，埋了，爛了，只剩骨頭在墳墓裏，與世人之生死，有何分別？

答：我們教主佛陀的肉身消滅，可是佛陀的法身永遠沒有死亡的。世人死了，要在輪迴中受苦，佛陀永遠出離輪迴的苦海。雖然佛陀為了救渡世人而降世示現生死，但不受生死的束縛。

(四) 你們的教主是由父母而生，自己亦生兒女，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世人得世人，既是世上人，如何可以稱為天上的神呢？

答：我們的教主佛陀，比較天上的神還要高超得多。天上的神，還是六道中的凡夫，佛陀是超出六道的至聖，佛陀的法身，是無始無終，沒有生死的，至於由父母而生的釋迦牟尼佛，那是佛陀為了救渡世人，降生世間而示現的化身。

(五) 你們宗教經典，自身的立論互相符合麼？與科學事實符合麼？

答：佛教經典的立論是最圓滿的，與科學完全符合。譬如科學的考古學家認為幾十萬年前早有人類，而佛經也常說無量劫前早有人類的活動，可是你們宗教的經典，謬稱亞當夏娃是人類始祖，並說亞當夏娃距今不到六千年前，在六千年前還沒有人類，這顯然與科學的考古學不符。這可證明佛教是合於科學的，耶教是不合科學的。

(六) 字是人寫的，紙是人造的，為何拾字紙可以積功累德呢？沒有字與紙以前如何辦呢？

答：敬惜字紙，是中國固有的美德，我們佛教豈敢掠美，可是我們佛教也尊重這種中國的固有美德。因為文字是傳播文化的，敬惜字紙，就是尊重文化，一個文明人，怎可不尊重文化？至於沒有字與紙以前，那是野蠻時代，文明人怎可與野蠻人相比呢？

(七) 你們說輪迴是：一天，二人，三阿修羅，四地獄，五餓鬼，六畜畜，轉生成輪迴。請問這個輪子從第幾項轉起？又從何時開始？世界上壞人多，還是好人多呢？既是壞人多，大家一起變畜牲，一時來不及轉回成人，世人就該越過越多，為何世界上人數，反倒多起來呢？噫佛可超生，難道閻王怕和尚？

答：這一項可分三點答覆：①輪迴是無始的，起因是基於缺乏理智的無明。②佛教說的因果輪迴，不一定壞人都投畜生，有很多壞的程度不深的人，未必投畜生，也可能投生為貧賤天苦的人。況且在「地獄」「餓鬼」「畜生」受苦期滿的衆生，也有很多紛紛轉到人道來，所以依照佛教輪迴的教理，難道閻王怕和尚？③關於「噫佛可超生，難道閻王怕和尚」二句，我用譬喻來向你解釋，噫佛好比

接受良好的教育，超生好比不受牢獄之苦，閻王好比警官，和尚好比良好的教師，一個受良好教師教育的人，就不致犯罪而給警察捉去，自然不受牢獄之苦，你能說警察怕教師嗎？同樣的道理，一個受和尚感化而噫佛的人，就可沒有罪業，閻王也就不能把他捉去，自然能得到超生。

(八) 人罪在心內，吃素到肚內，經過腸子入茅廁，如何能洗去心中罪？

答：屠殺動物，是一件殘酷而極不道德的事，因為牛豬雞鴨等動物，也與人類一樣的貪生怕死，中國儒家也說：「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所以吃肉是罪惡，吃素是仁慈的善行。

(九) 鬼神既是萬有之主，豈能要你獻祭物，好像缺乏什麼呢？能用你的紙錢，免你罪債麼？金錢能贖罪，分明菩薩是贖官！

答：焚化紙錢，是中國的舊有習俗，雖有其根據，但與佛教無關。至於佛前的供物，是出於佛教徒對佛的敬心，並不是佛菩薩有此需要。所謂金錢能贖罪，佛教並沒有這樣的教理，那是出於世俗的誤會，甚至是惡意誹謗。

(十) 廟寺，牌位，偶像，果真有靈，為何時遭兵災、水災、地震、蟲蛀而毀壞呢？前次地震，花蓮冬淨寺，連廟帶菩薩一同都震倒了。自身既不能保，還能保佑你麼？

答：在各地天災人禍中，基督教教堂被毀的，有很多很多，清代義和團之亂，基督教教堂被毀更多，為什麼上帝不能保佑而預先防止呢？至於少數佛寺在天災人禍中被毀，受損的只是佛陀遺像而已，至於佛陀的真身法身，毫不受損害。倒是你們的教主耶穌，給當時猶太政府捉起來，與二個大強盜一同受着最慘酷的刑罰，他自身尚且不能保佑，還能保佑世人嗎？

致××先生書

研究耶穌關係後的報告



××先生鑒：八月二十六日，大函奉悉，本當即日致答，以副雅望，無如工務極忙，下班歸來，身心疲憊，又須趕抄各種資料，未能集中精神對付此一問題，是以稽延至今，希為原宥。現各種資料，將抄完畢，趁星期之暇，謹將研究耶穌經過，作簡略的報告，知有未當，還望加以指示。弟數十年來，不過是一個普通公務員耳，無意作學術之研究。對耶穌教，向持無可無不可之態度，以為一切宗教，都是勸人為善救人救世者。對共產問題，更茫無所知。亦無求知之興趣。事緣民國四十一年，奉命參加三民主義訓練班，結業一天，試題為「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淵源試述之」，弟當時，只提出柏拉圖達爾文等以作論證，其複雜及主要淵源，均未提及，退而思之，不勝愧惱。蓋「一事不知，儒者之恥」，弟雖不是一個儒者，然今日世界，鬧到天翻地覆，民不聊生，目前禍亂，為週古所沒有，迫其過慮，皆由於共產思想作祟，故不能不探其本源，以求解決人生痛苦。適其時，美國軍機洩露秘密，報章日有刊載，而所謂原子間諜者，竟英美英的兩位牧師，此一事實，予我以嚴重的刺激，竊思既係救人救世的宗教，因何產生大逆不道的間諜。繼此，報載英國坎特伯里大主教詹森（強生）掛着十字架招牌，幹了四十餘年赤色運動，曾為蘇俄帝國主義張目，迨大陸淪陷，又到匪區，作七萬英里的旅行。以上問題，刺激我對於西方宗教，極感懷疑，而必欲窮其究竟；時有友

，及投機教會人士，作出種種無恥勾當。

5. 自由中國之基督徒，常有拒向國旗及國父遺像行禮事件報章所載層層疊出。

6. 鄭學稼的「第三國際興亡史」，指出原始基督教為最初的共產主義。

7. 發起烏托邦共產主義者，為法國牧師聖西門。

8. 馬克斯，其祖及自身，皆為天主教徒，馬後改宗基督教。

9. 俄國的布爾塞維克黨，其前身是東方正教徒，而東方正教即俄國之基督教。

10. 史太林十四歲時，已入狄里斯神學院肄業，並曾考取四級神甫。

除了以上十點，還有其他資料，不及具引，均載於劉國香先生之「耶穌與赤禍」，然以上種種，不過是蛛絲馬跡，所論一查無實據，事出有因。而已，不料於去年底，竟有美國全國基督教會，並其上帝兒女所謂社會名流者，籲請承認匪幫，並准許加入聯合國。今年二月，美國人士又揭發該教會幾位有名牧師之附匪言論及其種種陰謀。到此，則圖窮匕現，始知新舊約一書，實為共產主義之淵源，而昔日三民主義訓練班之試題，不期而待八年以後的今日，始有圓滿的解答。何況戴重鈞，胡秋原，鄭學稼，趙子等諸先生，盡是學者名流，多方論證，是以萬惡的共產主義，實係淵源於新舊約無疑了。弟以為，無論是上帝主義，抑或共產主義，總是欺騙主義奴役主義和統治主義。而人類的「智」、「力」是平等的，斷不能以一己之私，一人之力，以欺騙天下，奴役天下和統治天下。昔始皇以一世之雄，猶且不旋踵而亡，此等主義，正是禍亂有餘，統治不足，乃欲以一己之私，一人之力，鞭撻天下，此上帝主義與共產主義之不自量力，實質然，徒貽人類以窮之痛苦，無補於事。所謂「緣木求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後必有災」了。弟少年失學，無所建樹，對於學術問題，本來不敢有所論列，然對國家、民族、文化以及天下安危，匹夫有責當此人類思潮，極端錯誤，災害頻仍之秋，不能不窮源探本，揭發其奸，以昭告天下，使點驢之技，全部瓦解。其有悲天憫人，智慮所及者，盡興乎來，共圖以遠方法，撲滅赤禍洪流，而斷其根源，以救人類於水火之中呢？大函提示各節，極為需要，至感至感，至論××先生翻譯長文，惜未研讀，然××先生乃基督徒，嘗見其為文，掄掘耶穌教，想因童年受騙，先入為君，八識田中，已有法執種子，未免舊愛難忘，榮大雖不吠堯，但不能不護榮，所謂各為其主，亦乃人之常情，然紙不包火，徒恃雄辯，無補於事實了。「隱微戰與心理戰」一書，改名為「俄國的侵略戰術」，相信市面還有出售，此書確為趙子先生所著，觀其內容充實，文筆流暢，極堪一讀。「政治評論」，一卷十二期，市面已無存貨，正在交郵購購中，不日或可寄到。先生博學多識，素所傾仰，惟望時賜教言，以匡不逮，是幸。專覆，並頌 教安。

弟莫正熹拜上。九月六日

旅日雜感

·文珠·



取捨之間

取與捨在佛學上說都不是好東西，我們芸芸衆生，從無始時來，由於強烈執著的驅使，不斷地分別取捨而作業而流轉，以致生死無窮，煩惱無邊，所以佛陀警告我們如要斷煩惱了生死，非先去我執息分別，止取捨不可。話雖如是，但當我們還沒有斷無明盡法身之前，誰都不能無所取捨的；所謂無明滅，然後行滅，乃至受滅則取捨，老死皆滅。現在我人一個凡夫，仍處於流轉門中，無明具足，六入尚存，愛心未了，誰能無所取？然有所取於此，則必有所捨於彼；取與捨是遙遙相對的。我以為我人雖未能一時盡去分別之心，永滅取捨之情，但我們總可以扭轉取捨之動機與目標的；因為取捨之心猶如水之能載舟，亦能覆舟，利害參半，僅看吾人是否能善於運用而已！聲聞們由於於捨生死取涅槃的強烈心念所使，而朝夕勤取戒定慧，勤捨貪瞋痴，結果證得真空涅槃；菩薩們由於有著取菩提，捨煩惱的志趣，所以進取六度而捨六欲，等覺菩薩能徹底捨妄歸真，而取證無上菩提，可是我們愚痴的有情，却反是整天在迷真逐妄捨心取境，是以煩惱叢生，其患無窮，因此，我要強調地說，當我們未能斷煩惱證法身超越取捨之情以前，我們是不能沒有取捨的，但我們應該善於運用我們的取捨，一個善於運用取捨的人，他將成爲一位慎思明辨的智者，否則濫用取捨之人，固成害群之馬，而不知取捨的人，則勢必流於盲從。盲從是可怕的人，也是可悲可恥的；假如全世界人類都盲從互和的話，那麼這世界將非人

順倒是非，甚至跟着他們大擺烏合陣！然則太可憐，也太可恥了。可是世間上的人往往就是如此，往往因人言而言，因人笑而笑，因人哭而哭，甚至因人憎而憎，因人惡而惡；你問他爲甚麼要這樣說，爲甚麼要哭，爲甚麼要笑，他的回答是：「別人是這樣！」然則你自己呢？他有點莫名其妙，你的眼睛呢？你的腦子呢？爲甚麼不打開你的眼睛，去看看事實？爲甚麼不運用你的腦子去想想？經過一問，他有點茫然，因爲他早已失去了自己的眼睛和腦子，在他早已成爲廢物，這就是盲從者所以盲從，他們沒有慎思，沒有明辨更不知取捨。我們知道佛陀只有一位，衆生却有無數，所以真理並不是衆人可以代表的，何況這些是盲衆蠢衆庸俗之衆，烏合之衆，所以衆人所說未必是事實，衆人所做未必一定是對的，一個智者在衆人所見所爲之外，還要運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的！在衆言之外，還要去考究事實的真相。孟子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讀此段文，可見古人取捨的態度，是何等的謹慎了。觀乎今人，真教人不勝今昔之感！

因此，我不敢苟同那些斤斤較計，妄自取捨的人，但也不贊成那些不

知取捨的盲從者；我們應該善於取捨，只要我們取捨的動機是善的，我們取捨的目標是正確的，那不妨在取捨中求進步，求改善，求創造；換言之，我們爲了中國佛教的復興，爲了開創佛教的新生命，我們應善知進退，善於取捨，多作考察各國佛教的工作，盡量去取他人之長，捨自己之短，然後才有辦法使今日百孔千瘡的中國佛教，去腐生新，日趨健全，因爲任何人或任何事，有所長亦必有所短的，中國佛教如是，日本佛教亦然，無可否認，今日中國佛教的短處很多，但他的長處也不少，可惜中國佛教徒不能展其所長，捨其所短，以致長短處而已。至於日本佛教，在表面上看來，實在太好了，他的佛教教育之普及，佛教文化之發達，佛教真理之學術化，和深入社會，是日本佛教所以發達的唯一原因，也是日本佛教的唯一長處，我們誠應取之，特別是上星期，我意外地被邀請前往參加佛教大會，我意外地地進音樂會去，一定被視爲佛門敗類，無疑的那裡還有由佛教舉辦甚麼音樂晚會呢？可是這裡，却把高深的佛法，寫成各種不同的詩詞，配上各種不同的樂譜，由佛教青年男女們去演奏，把聽衆帶入莊嚴的故鄉，真理之寶藏，使在會者有着神聖的感覺，和極靜的輕安！而被邀請前往參加晚會的不是社會知名之士，便是知識份子，誰敢說他們的行為不當呢？攝影機在這裡也非常普遍，幾乎每人都有一架，可是在香港要是

你背了一架照相機出門，古董們一定贈你一個，佛門「阿飛」的美號！甚麼理由呢？簡單的說，有的只是少見多怪，已不能而惡人之所能，已沒有而憎人之所有吧了。其實攝影又何嘗不是一種新式的弘法工具呢？假如你有良好的攝影技術，能把各地佛教的名勝古蹟，佛教文物，佛教藝術，及其動態，拍成照片，在報章或雜誌上，向讀者們報導，或利用電影和幻燈去介紹給廣大群眾，誰說不是一種宣傳佛法的好方法？我想：日本佛教之發達，其原因很多的，當然也有其短處，特別是娶妻食肉，西裝畢挺，未免太俗化了；但我們只要取其長，再加上努力發展我國佛教本來的特長，就足以改善我國佛教了。這是我所以不齒盲從，而贊成透過理智，適應現實需要的取捨的主因，也是我寫此文的主要目的。

我違背了自己

俗語說：「文章是自己的好，太是別人的美！」以前我認爲這兩句話已把一般人的心理描寫的唯妙唯肖了，包括自己在內。可是最近我發現自己犯了人云亦云的毛病，因爲我自從那天起，對於自己的文章，總是覺得滿意的。

說實話，近年來寫文章實在不少，因爲我肯寫，所以很多編者都來信要稿，也正因爲編者要稿，我不得不寫。但每次脫稿時，雖很滿意地把稿寄出去，但刊出來再讀一遍時，總是不滿意的。最近更加變本加厲了，拗不過人情，勉強執筆來寫，但脫稿時，却沒有勇氣再讀一遍，要是重讀一遍，那我一定要擲進字紙簍去，而永遠不敢寄出去了。

也許有人問我：然而你對於文章

的要求怎樣才算滿意呢？對不起，我對於這個問題仍然很陌生；不過，最近我的腦子裡却有一種並不具體的觀念，這觀念就是認爲一篇好的文章，不但要有形式的美和內容的充實，並要有崇高的目的，可以說，文章的形式，內容和目的，是構成一篇好文章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所以一篇好的文章，在這三方面，是不能偏廢其中任何的一個。

儘管每一個作者的作品，都有他的形式內容和目的之不同，但都要同樣地具有形式內容與目的這三要素，要是僅有形式而沒有內容的文章，那是多麼的空虛，反之但求形式之美，而內容之實而缺乏了一個崇高的目的，那也很難發生文章本身的任務與作用。當然，單講究內容和目的，而忽視了形式的結構是引不起讀者之興趣的，這篇文章仍然有毛病。要知道，文章是作者生命之所寄託，沒有讀者，就等於埋沒了作者，所以一個有頭腦的作者，一定要注意到自己的文章，這樣才能便讀者發生興趣？怎樣才能使讀者容易理解文章之內容和對文章之目的產生共鳴，甚至以其目的爲目的。能够在這三方面都顧慮到，同時在這三方面都使讀者滿意，這樣，才算是一篇好的文章，否則，若重其中的一點，而忽略其餘兩點，都同樣地犯了絕大的錯誤。

但，在形式內容與目的這三大要素中，每個要素已包含着很多不同的要素，這些各個要素所包含的不同要素的中心問題，或基本問題上，所處的立場不同，所以環繞着這三個要素，而發生的問題和爭論也很多，要是詳細去分析則涉及整個文學的問題

了。我不是文學家，我承認對文學非常陌生，亦不敢信口開河地去妄談文學，不過我需要學習寫文章，也希望自己的文章寫得好，所以最近常本着這三大基本要素去衡量自己的作品，我近來每篇文章脫稿時，我都審問自己：在這篇文章裡，是否已把你心頭的活動，透過理智的情感，或通過情感的理智，全部發揮出來（內容）？至於從你的理智或情感所流露出來的東西，是否有正確的目標和能够使讀者受到感動而發生共鳴的力量（目的）？同時是否能够運用巧妙的語言和方法，去表達文章的內容，把你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志，都移植於讀者的心坎（形式），完成文章靈性的任務，要知道文章不僅是白紙黑字的代表者，它應該成爲大眾的讀物，所以它的形式與內容，要大衆化，而目的更要大衆化，唯有形式內容和目的都大衆化的文章，才能感人，娛人，啓示人或領導人，而產生唯一的力量！關於這些，你做到了沒有？可憐！我反問的結果，對於這些根本問題都沒有做到。所以我近來最怕寫文章，且自我警告，今後多讀書少說話，可是編者要稿實在有他的一套，對方說文章越寫越好，否則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特別是身處異邦的人，如果不經常寫稿，那麼三五年後可能連自己祖國的文字都退化了；因此，我現在竟違背了自己的初衷，又來搖筆弄舌了，但日文未通，見聞極少，既無寶貴的見聞報導，唯有拉雜地寫了，以後我想還是等到日文有所成就時，再從事翻譯，總比這樣不倫不類地寫好得多。

人生第十一卷九期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 一、讀者捐助 一、二〇〇、〇〇
- 一、廣告費 四〇〇、〇〇
- 一、訂售刊費 二九五、〇〇
- 共收 一、八九五、〇〇

支出部份

- 一、印刷費 一、五八〇、〇〇
- 一、編校費 二五〇、〇〇
- 一、郵資雜費 二八五、七〇
- 一、上期透支 五、八九九、一六
- 共支 八、〇一四、八六
- 透支 六、一一九、八六

中國佛教會通告

查本會團體或個人會員對應納會費多未如期繳納以致本會經費異常困難特此通告希各省籍會員（團體與個人）繳所屬縣市支會層轉送會大陸籍會員則直接送繳本會或繳各地郵局劃撥儲金第二四四號帳戶均可望勿再延爲幸！

剃頭剃到天上去

·胡國偉·

「出佛身血」，在小乘五逆中，列第五重罪；在大乘七逆中，依梵網經所說，則罪業居首。五逆也罷，七逆也罷，出佛身血，都是不通懺悔的，其人命終，只有墮落無間地獄。最勝王經溜州疏云：「五逆。一者故思殺父，二者故思殺母，三者故思殺羅漢，四者倒見破和合僧，五者惡心出佛身血。以背恩田違福田故，故名之爲逆。執此逆者，身壞命終，必定墮無間地獄。一六劫中，受無間苦，名無間業。」在大乘中，加上殺和尚，殺阿闍梨，合爲七逆。惡心出佛身血，固然是大逆不道，就是在無意中出佛身血，也是一種過失。粵諺有云：「險過剃頭」。稍一不慎，便會皮破血流。因此，當正法住世的時候，爲佛剃髮，便大有問題，爲的是怕出佛身血。

有一天，佛在王舍城，要剃髮，叫了一個髮匠來。他看見世尊相好莊嚴，頓時起敬，惟恐自己手術不靈，有傷大佛頂，舉起剃刀，竟不敢下手。另叫一個髮匠來，亦復如是。其時，有一童子，名喚優波離，天真無邪，不著於相，也不懂得什麼叫出佛身血，只是在旁看得發笑。佛見此情形，便問：

「好孩子，你笑什麼？」

「我見他們膽小，拿起剃刀，手就發抖，像是打發冷病似的，覺得好笑！」

「那末，你可以爲我剃髮麼？」

「當然可以！」

優波離由是從髮匠手裏接持剃刀，滿不在乎，按住佛頂，舉手就剃，

「剃髮倒是剃得很好；」佛說：「不過，入的氣息太粗了！像是打鼾似的。」

「小孩，」他的父母說：「你吸入的氣息不要太粗，要是鼻孔作響，就會惹得佛爺不安了！」

童子慢慢的吸氣，輕而又微，不令作聲。但是，入息拉得太長，出息反而急促，如呼荷荷。因此，佛又說：

「好孩子，你這樣剃髮，可稱妙手！然而，你現在呼出的鼻息又太粗了，有幾分像牛喘。」

「小孩，」作父母的說：「要心平氣和，端好好地剃，不要出息太粗，否則，佛爺又感不安了！」

大家不要以爲釋迦老子開小孩子的玩笑，也不要以爲他老人家故意刁難，其實，佛說法契理契機，如此這般，就等於爲童子開示一個調息的方便法門，作了一個「善能剃頭」的法會，轉了一次「善能剃髮」的法輪。

童子無邪，清淨本然，優波離童子聽從佛的指導，順從父母的言教，就是這樣調伏身心，以至如如不動，調攝出入息，以至寂焉無聲，性靈輕安，如入定境，通於第四禪之色界十八天的九重天境界。剃頭剃到天上去，洵屬奇談。但以佛法來衡量，一悟可以

「這樣可以嗎？」

「不錯，技術很好，不愧爲剃頭能手。只可惜，身體又伸得太直了！」

父母又教兒子勿裝腔作勢，身體不要太曲，也不要太直，心裏更不要再緊張，總應順乎自然，隨意而作便得了幾刀。可是，童子氣盛，剛才他挺了一挺腰，抖擻一下精神，呼吸就隨之加速。

直達佛地，那末，童子在必中的精神超升，也就不能說是怪事。

佛告阿難言：

「阿難，你來看看，優波離童子爲我剃頭，能够剃到一心不亂，已入第四禪了！你今當知，唯定生慧，即慧乃定，是謂定慧等持，入於聖道。優波離童子，正心無欲，直心無邪，你應發如是童子心，修持母懈！優波離已入定，你把他手中的剃刀擱下來吧！」

阿難聞佛所說，法喜充滿，欣然奉教。優波離放下剃刀，依然立地不動，雖未成佛，也可神遊九重天。直到他出定，看看佛的頭髮，已剃光了！他笑了一笑，他的父母也踊躍稱善，皆大歡喜，作禮而退。

× × ×

本篇取材四分律原文如左：

「佛在王舍城，無敢爲剃髮者。唯有一童子，名優波離，爲佛剃髮。見父母在佛前，合掌問佛：『見剃髮尚可否？』佛言：『甚能剃髮，但身太曲。』父母教兒小直。佛又言：『善能剃頭，而身太直。』父母告言：『莫太直！』佛言：『善能剃髮，而入息太盛。』父母語：『莫入息，令佛不安。』佛又言：『善能剃髮，而出息太盛。』父母語：『莫出息，令佛不安。』時優波離入出息盡，入第四禪。佛告阿難言：『優波離已入第四禪，汝取其刀。』阿難奉教。」

如幻覺之一 火燒白無常 朱耐塵

一句彌陀，的確是無，
鑄他萬象，入我烘爐！
一句彌陀，空諸惡趣，
萬德洪名，那容思議？
一句彌陀，是無上禪，
一生事辦，曠劫功圓。
(摘錄微信禪師念佛伽
陀教義百偈之一)

我喜歡靜聽他人念
佛的聲音，猶如我酷愛
寧靜的氣氛一樣；尤其
當我愉快的時候，我更
會不自覺地很有節拍的
高聲朗念「南無阿彌陀
佛」！在苦悶時，我也

會一股勁地默念，藉此來對治我底煩惱。

每次，當我高聲朗念時，我就感到整個身心慢
慢地清涼起來，繼則便產生了說不出的安謐；漸漸
地，愈念愈興奮！心田像爆炸似地終於湧出了一股莫
名的悲氣；眼眶也潮濕了！片刻間，我像「如喪考
妣」似的悲不自禁，淚流滿臉了。

高聲的朗念，每每變成了嗚咽大哭？朋友們因
此都責備我，學佛變成了「神經」！為了避免這種
無聊的俗見，之後，凡在大廳廣眾的場合，我就不
敢再高聲朗念了！

以後，因為學習坐禪，看了幾本禪宗的書，親
近了一部份所謂「禪宗大德」，無形中也染上了
他們的習氣，把念佛認作是多餘的事情，索性就以
「彌陀」自居，不再念佛了！

近年來，由於生活環境的轉變，我擺脫了俗務
，獲得了專修的機會，深居在僻靜的高山古剎；每
天，我除了閱讀佛經或其他的哲理書籍以外，就是
一味地「坐禪」！我也感不到坐禪對我到底有了什
麼功效，只覺得從坐禪以來，我底放任的盛氣，名
利的觀念，生活的享受，確要淡薄得多；尤其對於

閱讀佛經的理解力，似比以前深刻多了，這些也許
算是我的收穫吧！

至於說「坐禪」究竟有些什麼「玄妙」的境界
，這個問題實在一言難盡了！也許我底思想太幼稚
，我始終固執著「金剛經」上釋尊所說的那四句偈
語；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
如是觀！所以，在坐禪時，任何境界，我既不作意
取，也不作意捨，只是像「靈貓捕鼠」，似地觀觀
觀……

記得，那大約是去年臘月間的某日，正是個細
雨綿綿的天氣，我底情緒突然悲哀起來了！在當時
，我簡直行也不安，坐也不寧，怎麼也想不出這
悲緒的來因，我下意識地過慮着，也許會在未來的
時刻中碰到一個可怕的遭遇！在往常，大凡遇到苦
悶的時候，我總是用默念佛號來處置的。如今，這
樣無緣無故的悲感，反而使我有更多的過慮！高
聲朗念吧，擔憂會導成我一場大哭，更使悲上加悲
，加劇我悲哀的心境；默念吧，認為既習坐禪，已
是「法界同體，自性是佛」，何必再去念佛，藉他力
往生西方呢？豈不自找麻煩，多此一舉！雖然，往
生西方極樂世界，比沉淪在六道中要強，但是，總
沒有自己證得的「自性彌陀」來得究竟！因為這樣
想法，我就不願再念佛了。

然而，悲哀的情緒却無情地衝擊着我底心田，
直到吃過晚飯以後，我才覺察到自己唯一的武器「
止觀三昧法」！於是我便打起精神，把房門關起來
，放下蚊帳，兩腿一盤，就垂垂觀照了。

但是，好久好久，總壓不住這股悲氣，一會兒
混身發冷，一會兒肢體顫動，一會兒又想起了家破
人亡的情形，一會兒又想起了被共匪活生生殺死的
老父……眼前像西洋鏡似地，瞬息萬變，沒有辦
法，我只好集中精神，止觀間了。

大約經過兩個鐘點以後，忽然間，產生了一股
熱流，從頭頂順道喉管下降到腹部，我底腹部開始
熱辣辣了，在這當兒，我便轉移目標，止觀腹部了。

未幾，熱流又接着往下流竄，漸漸伸宿到腰腿
之間，起先腰腿感到發熱，繼則酸痛，再則像針刺
一樣……當時，我想到了關公刮骨揮棋那種認痛的
精神，不覺牙一咬，把心一橫，我覺得這最後五分
鐘的時間，是決定我勝敗的關鍵，於是我抱著「一
身四大皆是假，痛，痛你的！於我何關……」的態
度，只是目不轉瞬地觀去……

漸漸地，熱流開始怒吼了，我底腎骨被拆散了
，我底整個下身也麻木了，我底全身的知覺也被奪
走了，似乎這時的我，已不是原來的我了，我似乎
被寧靜地安置在一個灰白色的空間；這所謂「我」
者，已是那不思前不思後非常安謐的一個「感覺」
。

驀地，一個恍惚，一陣劇烈的氣流擁着我往上
直昇，而我似乎沒有恐懼，很有「視死如歸」大丈
夫的氣魄，在氣流中，我連記得曾被塵塵地打好了
幾個轉，那時，我好像又變了另外一個我了，那個
所謂「我」，却不是「感覺」了，而是能够「體認
景物」了。

很清楚，房門外似乎有人在喊我，於是我便跑
出門去（這裡原是寺中客房的走廊），正當我循聲
找人之際，側門地藏殿那頭，突然過來一個高大的
身軀，仔細一看，却是位生客，只見他頭戴高帽，
身穿白袍，腳踏草鞋，朋友！你道此人是誰？原來
就是城隍廟裡那位站在左首拖着長舌的范二爺，通
常大家都喊他「白無常」！當時，這位高帽子仁兄對
我雖然「怒目而視」，我對他似乎並不生氣，不知
怎的，我竟不自覺地向他「大體相見」合掌頂禮了
！

當我跪下去，剛將兩掌一攤，把頭頂去，才知
這位高帽子仁兄太「無情」了！他不但沒有回禮，
反以「先下手為強」，用閃電式的手法，一下子騎
在我的背上，快快地用他那堅硬的鐵鍊套住了我底
頭項，還冷冷地對我大吼：「你狠！現在你還能狠
嗎？」

正在這「千鈞一髮」危急之際，照講我是應該



編

餘

閑

話

· 性 如 ·

數月來我都沒有寫編後，因此，本刊發行人東老法師，曾幾次說我太懶！而編者也不想在這裡爲自己有所辯護，唯有接受老法師的訓示。

編後記，無非是把每期刊出來的文章，其性質內容，先向讀者作一個介紹；但也有人主張說不必寫的，理由是讓讀者們自己去閱讀，體會文章的性質與價值，則比較更來得實際受用。於是編者就抱着這種心理，每期都把寶貴的有限篇幅，多刊載文章，佳惠讀者。

這一期編者仍然不想多說話，所刊出來的文章，其內容如何，還是讓讀者們自己去欣賞。

編者學識淺，感到非常慚愧的，讀書太少，所以除了編刊以外，就沒有爲本刊寫什麼文章，幸好本刊有幾位最熱心的作者，每期都準時爲我寄來大作，故在文章方面，給予編者甚多的方便，而編者（上接七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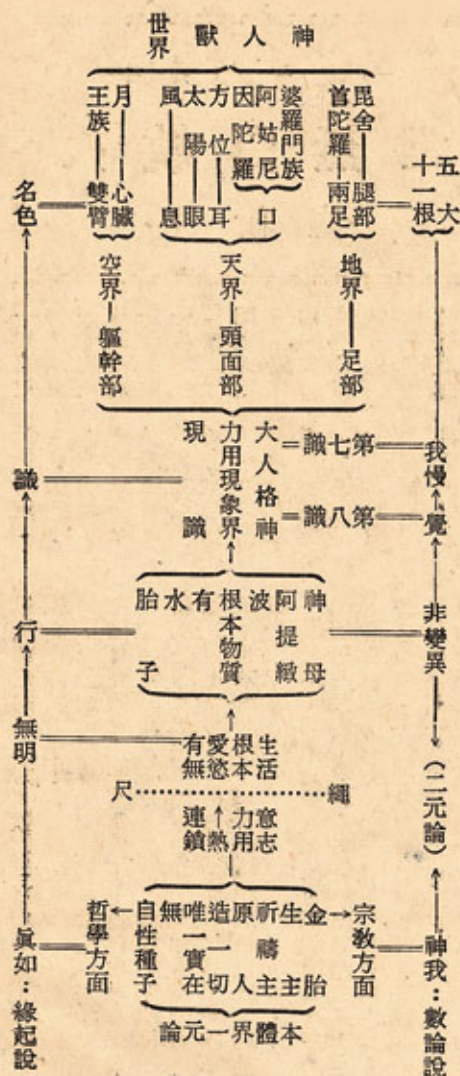
也衷心地感謝這幾位作者的幫助。

文章編排的次序前後，完全是視文章的內容性質而定，絕對沒有存什麼私見，這是一貫的主張，想本刊讀者們比編者還要清楚的。

有時候我也碰到少數的作者，好像固意與編者爲難似的；寄來的文章，連文字都欠通順，其內容如何且不去說它，像這樣的文章，還指定編者要把他的文章刊在前面，如何能够！

更有人說編者喜歡刊載古老的文，似乎不注重今人的創作，這到不是編者的喜歡不喜歡的問題，而是編者則認爲有價值的文章是沒有時間性的；當然這祇不過是編者個人的淺見而已，究竟對不對，則留有智者而評。

奉東老法師之命，本刊下期十一、二期合刊，特此敬告諸讀者。



害怕的，但事實上恰恰相反，我竟「胸有成竹」地双手捏住了她的兩腳，不自覺地默起佛號來了。這一來，這位高帽子仁兄發急了，她拼命地掙扎着，高帽子掉下來了，鐵鍊也丟了，現在輪到我「無情」了，似乎，我從來沒有這麼無情的「狠法」；一個死勁地默念彌陀！

驟然間，我變成了一個火團，這位高帽子仁兄却像紙人似地無聲無息，一下子被我燒得精光！這時，我像猛虎添上了羽翼，竟騰空飛起來了，然而我仍是一股足氣地默佛。漸漸，我從寺宇中出去；屋頂上的木樑和磚瓦對我似已失去了阻礙的本能，當我騰躍在寺前空際時，在寺的側屋那邊，還有六、七個高帽子仁兄在那裡驚慌失措，就在這個時光，我又不自觉地伸出了兩掌，掌心朝着他們，仍是快快地默佛；突然，什麼都不見了，一陣光亮，暖洋洋地我又恍惚了！

終於，我恢復了知覺，睜開眼時，原來我正盤腿坐在床上，雖然滿身汗流如雨！但是，我底身體是清涼的，我底心靈是安謐的。

我曾經爲着想試驗我底心理，當時，盡量思索我那被共匪鬧得清算的家庭，和那被謀害的慈父，然則，怎麼也悲感不起來！

我緩緩地把肢體按摩了一會，慢慢拆散了坐姿，拿起床頭的手電，照了下面，已是兩點多了！真妙，本來撥好十二點固定的鬧鐘，我竟一點也沒有鬧到，統計這一場野戰的時間，足足有六、七個鐘頭。

哈哈！這時，我笑了，我不自覺地笑出了聲，但是，這並不是勝利的笑，這是自我的嘲笑！我譴責自己，實在太偏見、太固執、太武斷了！情不自禁地得床來，我竟不覺拍手狂吟，唱出了一首「心歌」：

口念彌陀心裡清，四大化風入南冥，恍惚之間駕風去！融融洩洩不可名；萬里破浪曹溪路，十方世界任遊行！執着之人多分別？豈知念佛便是禪。

佛學研究又擴展至政大

本年度獎學金再增三名



中國佛教教育學會

國際文教獎學基金董事會上月月底召開首次會議，決定臺大師大原定獎學金名額九名，因申請人數太多已決定增加至十五名，內包括博士班研究員一名，碩士班研究員二名，及其他十二名皆將於明年夏季獲得學士學位之學生。茲該會又以國立政大亦設有文學院，且該校早已有若干學生熱心研究佛學，故已以正式公函徵得該校同意添設獎學金三名。昨特寄去申請書介紹書等，請為辦理手續，日內即可得覆，將儘速審查，選擇其中最優秀而家庭經濟狀況較差者，助以獎學金云。

中華佛教文化館

東初老法師慨以

中華佛教美術義賣獎學

(本刊訊)中華佛教文化館館長東初法師向對學佛青年異常重視，數月前大專學生數十人聯袂詣該館參觀，法師曾致開會詞，詞畢由該館會同今日佛教雜誌社聯合招待便餐，均會誌本刊。茲值佛教大專學生，常年獎學金創辦之始，法師又自捐出「中華佛教美術」二巨冊，將在各法會中義賣，以所得全數，悉作獎學基金，交由中佛會獎學基金董事會運用云。

(又訊)臺灣印經處董事長朱鏡宙居士昨亦於其個人寶藏之家林林軒即林琴南所繪之山水冊頁二幅送交周子慎居士代為義賣。周氏並已將該名畫轉請心悟法師徵求得主，將來功德亦全數捐作獎學基金之用。

臺北市大慈佛社恭請

演培大法師宣講「剛金經」全部

(本刊訊)大慈佛社自上月二十九日起舉行秋季講經法會，恭請善導寺住持演培大法師在該社主講「金剛經」全部，每逢星期二、四、六晚八時至九時，在中山北路二段四十五巷十九號該社開講，歡迎各界人士自由聽講。又以氣功治病之該社社長馬紹謙居士，本佛家慈悲救世之心，仍每日在該社贈醫。

彰化佛教會

建議國息災會

(彰化訊)本縣佛教會為體念此次「八七」中南部大水災本縣受災嚴重傷亡罹難同胞超薦冥靈歸宿並籌賑約起見謹訂於農曆八月二十三日起至二十五日止三天在彰化市永樂街民生巷六號曇花佛堂舉行法會。法會期中特請高僧為死亡罹難同胞誦經祈禱消災超度盼望各家屬親友來會集體共修誦經圓滿日(二十五日)上午九時舉行彰化縣各界追悼儀式下午七時起設放三法師誦經誦經濟濟焰口。

新書簡介

「慧日集」出版了!

前覺世旬刊編輯成一法師，所著之慧日集，業已出版。該書為成師蒐集其年來在各佛教雜誌所發表之精心傑作編輯而成，都十七萬餘言，三十二開一巨冊，用上等紙精印，內容計分一、專論講演。二、法海紀念等五篇。三、教育文化。四、願真破妄。五、筆流暢，述理精闢。該書總流通處為臺北市濟南路二段四十四號華嚴蓮社及各佛經流通處均有代售。

印藏會招售續藏啟事

一、本會第十九次常務會議決定，為顧慮於預約期間有意請藏而未及時預約者，本會尚存五部續藏可資彌補。

二、查續藏定價每部新臺幣四千八百元，今以一次繳款新臺幣三千元一部優待讀者，海外寄費在內。惟因存數無多，自刊出啟事日起限一個月內，以來信接洽洽先後之登記次序售完為止。

中華佛教文化館印藏委員會啟

嘉義「佛教之聲」呼籲

聽眾節約救災收效宏大

(嘉義訊)中國佛教會廣播組嘉義辦事處自在嘉義公益電臺「佛教之聲」呼籲一般聽眾及佛教徒節約救災以來所得反映收效甚宏除大多數佛徒已踴躍響應將救濟物資及款項就近送往各縣市當地佛教支會及民衆服務處(站)外，在該辦事處附近之佛徒又陸續捐輸經該處救濟組整理共計現金新台幣伍佰貳拾柒元，舊衣柒佰參拾伍件鞋十三雙已分為第二、三兩批由佛教之聲提倡由李玉琪李律慈兩位小朋友代表送交救濟機關查收云。

(又訊)該會第二、三兩批所收物款之捐贈者其中一部份為嘉義市義德佛堂念佛會連友且大多數均係軍公人員眷屬以每月收入之微尚能本佛慈悲之教示喜捨救災難能可貴實當令人讚嘆功德無量。

廣義法師宣講大乘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全部

本嶼升旗山脚妙香山講寺為慶祝地藏菩薩聖誕，於農曆七月初一日起至七月三十日止，每晚由監院廣餘法師與講師領導林友誦經，念佛，坐禪，講說佛學。

農曆七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一連三天，請諸

設開徒教佛
行品食茶愛博

自設茶廠
精製各種名茶
經銷中外罐頭
壽喜蛋糕
西點麵包
應有盡有
凡有信徒購
買食品茶葉
特別優待

號〇五七一路正中市北臺
九一六二二：話電

大德，敬誦大乘妙法蓮華經，演放瑜伽焰口甘露法食全台。

七月初六日起，恭請廣義法師宣講，大衆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全部，每日均有信士設齋供衆，於十一日圓滿結束，在法筵間，監院廣餘法師，林炳照，陳瑞瑞，馬覺深，龔雪瓊，許純碧等發起布施老人院及木寮山痲瘋病院，計有廣義法師二十元，陳文炳夫人二十元，林清炎居士十元，無名氏二十元，姚潤雲十元，晴暉法師，李寶階，林清燕，林月雲，林素惠，楊秀能，黃必峯夫人等各五元，以及其妙香林慈善會，從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計得一百五十八元正，以上兩筆作爲紅包，每人四角，約八百八十包，不敷之數由廣餘法師填出。居士發心布施豆沙包，每人一粒，廣餘法師發心布施四色菜，每人一罐，陳秀蓮女士發心布施虎油，每人一盒（四色菜及虎油施於老人院）。茲訂於農曆八月初二日上午十時，由廣義專師率領諸善信，前往雙溪賴之銀禧養老院，屆時念佛，開示佛法，踐行地藏菩薩之宏願，利樂衆生，農曆初三日往木寮山般若院，廣義法師，林忠億居士，張才祿居士，許純碧等，主持布施，演講佛法云。

檀香山華僑佛教會募捐

賑濟臺灣水災成績頗佳

（本刊訊）檀香山華僑佛教會對於宣揚祖國文化，闡明佛教真理，及發展慈善事業，向不遺餘力，上月七日祖國臺灣中南部，洪水爲災，計其損失約達三十四億四千餘萬臺幣。罹難災黎數字竟達二十四萬八千餘人。該會同人聞訊，即於十二日召集董事會議，次日發動募賑濟捐款及收集舊衣，蒙社會各善長仁翁，慷慨解囊，故不數日間，捐款數目將近二千元。舊衣已達三百餘包，目下除舊衣須待船運臺外，日昨先將捐款一千元囑僑交票一張，由該會主席曹添求先生及知定大和尚親交我駐總領事蔡維屏博士，轉送外交部代轉賑災機構發放云。此次祖國水災災情慘重，仍希各善長仁翁，繼續捐輸，倘有捐款與該會募捐員者，請即討回收據爲要，僑胞倘有舊衣或不合穿者，請送卡拿哥亞街四十二號該會。或交陳寬超型存結及大衆超型存結收轉該會，功德無量云。

（又訊）臺灣中南部暴雨成災，十三縣市傷亡一千餘人，毀屋二萬餘間，無家可歸災黎，達二十四萬餘人，災情慘重，詳情已誌本報，本埠之檀香山華僑佛教會同人本我佛慈悲救世之精神，以濟渡苦難衆生爲職志，特於昨星期日（十六號）召開第八次董事會議，議決除想辦法先將該會目下所收集到之舊衣三百包運臺外，並發動籌款賑濟自由祖國水災同胞，仰祈各界善長仁翁及該會會友，本人溺即已溺，人寒即已寒之心，伸伸同情之手，慨解豪囊，踴躍捐輸，拯斯民於水難，功德無量，查該會主席爲曹添求，副主席彭官利，陳照明，茲探錄該會賑濟臺灣水災委員名單如下。

主任委員知
定大法師，理財
歐幹宏，書記彭
杏洲，委員黃愛
邦、林有、李棟
鄭金杏、林李玉
偉、楊盛氏、李
黃惠英、張添好
夫人、歐幹宏夫
人、歐帝廷夫人
歐賀夫人、曹
添求夫人、黃愛
邦夫人、黃陳月
惠、鄭初夫人、李
惠生夫人、林華
夫人、劉根夫
人、鍾文簡夫人



檀香山華僑佛教會各分社主任與總幹事合影（右）及（左）人



檀香山華僑佛教會各分社主任與總幹事合影（右）及（左）人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十月十日出版

人生雜誌 第十一卷 第十期

發行人：東

主編：性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編輯部：新北投幽雅路一巷五號

任主社分外國
菲律賓：瑞
南洋：廣
泰國：謝
美國：知
檀香山：泉

承印者：建華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園路一段三〇〇號

本刊訂閱辦法：

一、訂閱全年臺幣參拾元（港幣十二元、菲幣六元）

二、省內各地郵局均可代收訂款

三、本刊刊報帳號爲「八二五五號」

本刊零售新臺幣參元